

蘇聯醫學叢書

БИБЛИОТЕКА «СОВЕТСКОЙ МЕДИЦИНЫ»



蘇聯勞動者的保健

維諾格拉陀夫 斯特拉舜著
濤 譯

時代書報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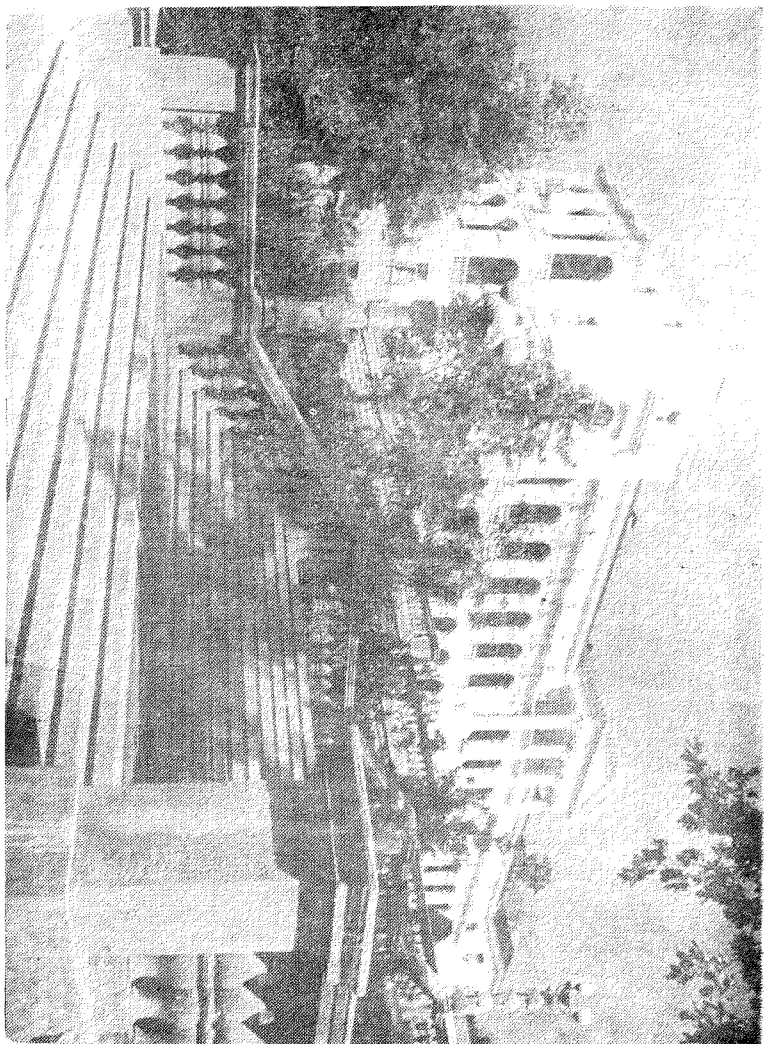


蘇聯醫學研究院院長
阿 尼 契 柯 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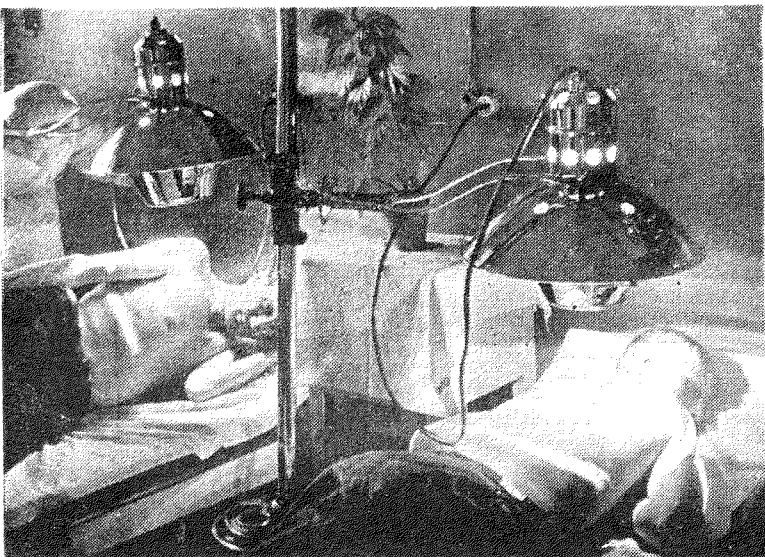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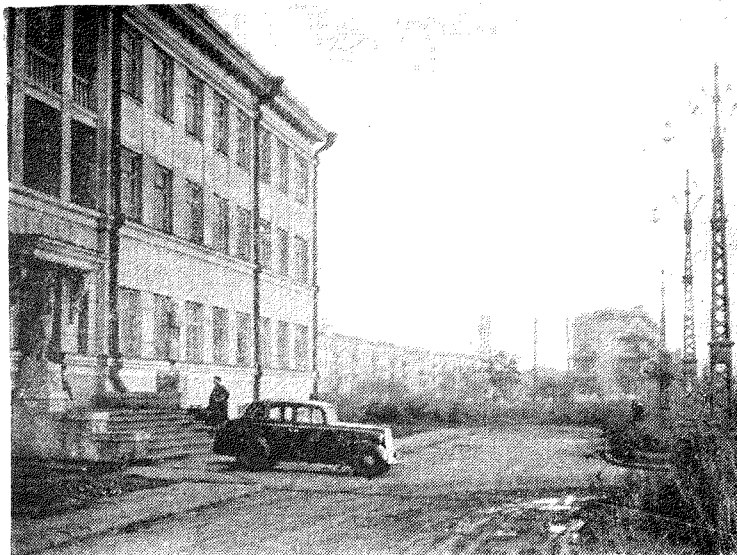


蘇聯科學院正院士
社會主義勞動英雄
奧爾別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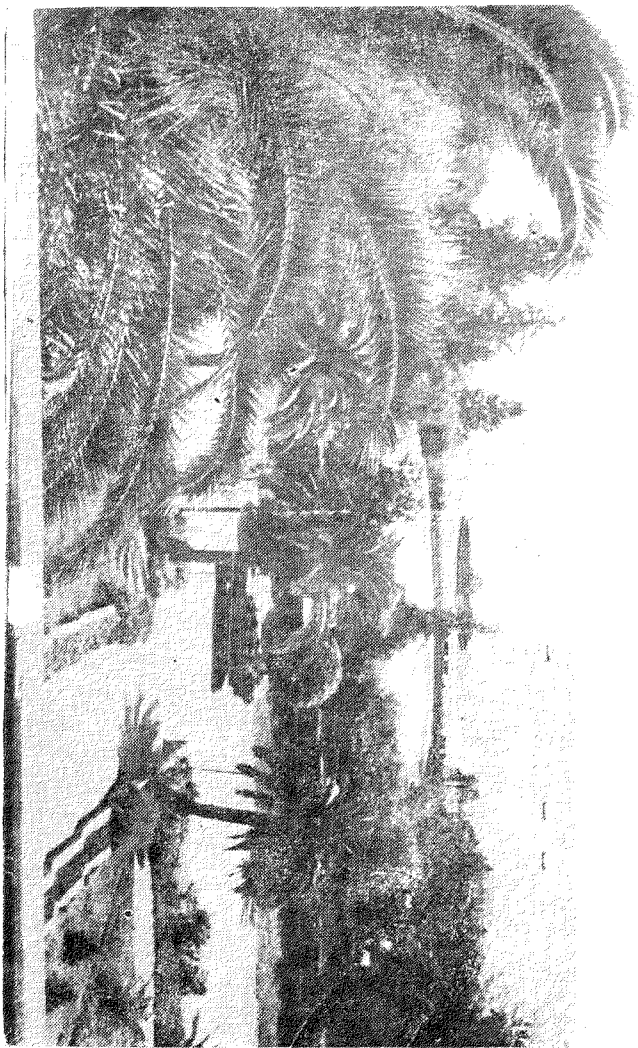
高加索黑海沿岸索金城重工業工人中央療養院



基洛夫城基洛夫廠診療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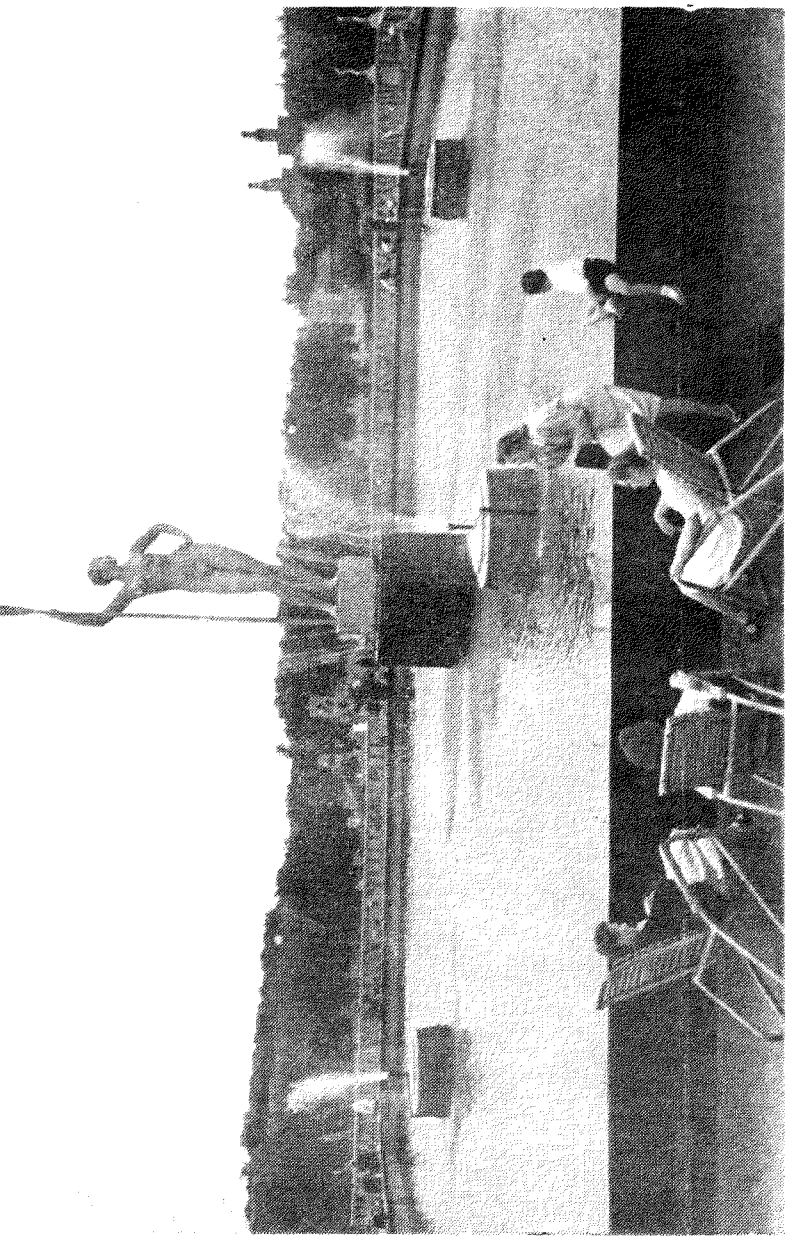


基洛夫廠診療所物理治療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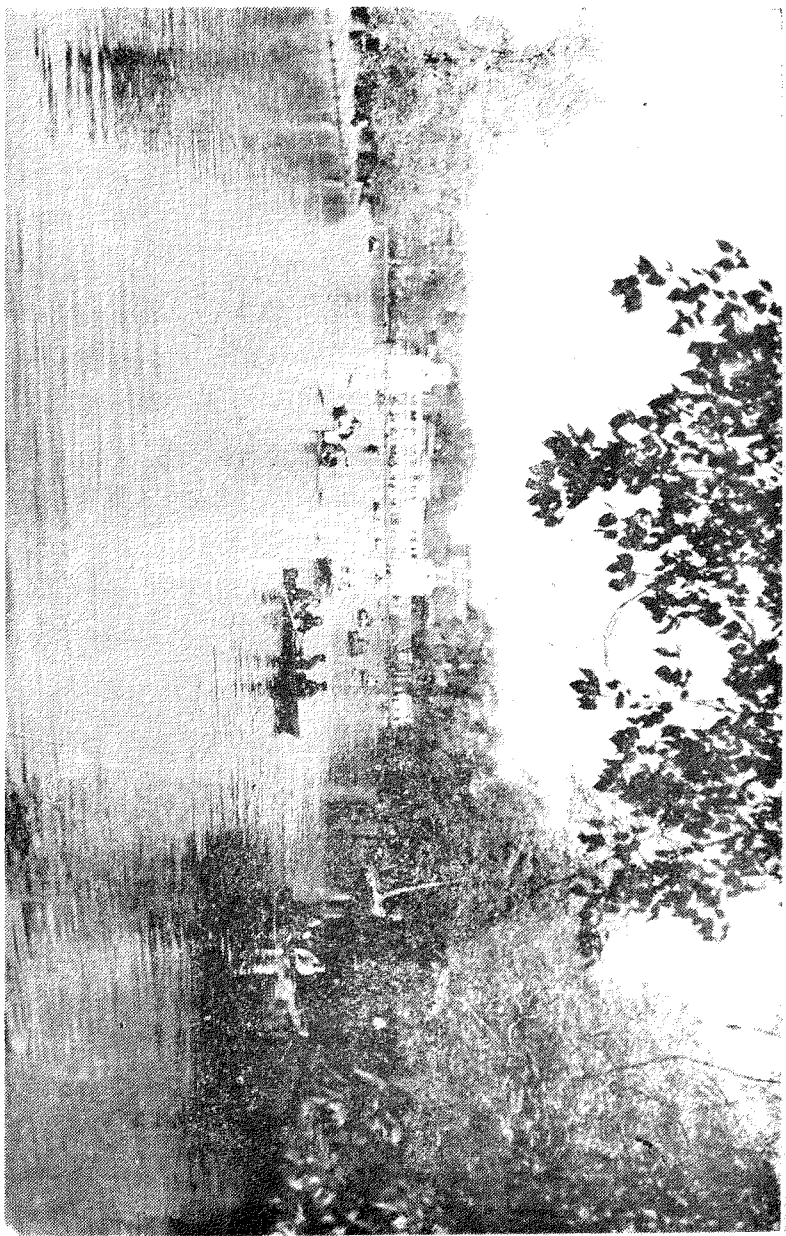


公園

乔治亚州格雷城海滨公园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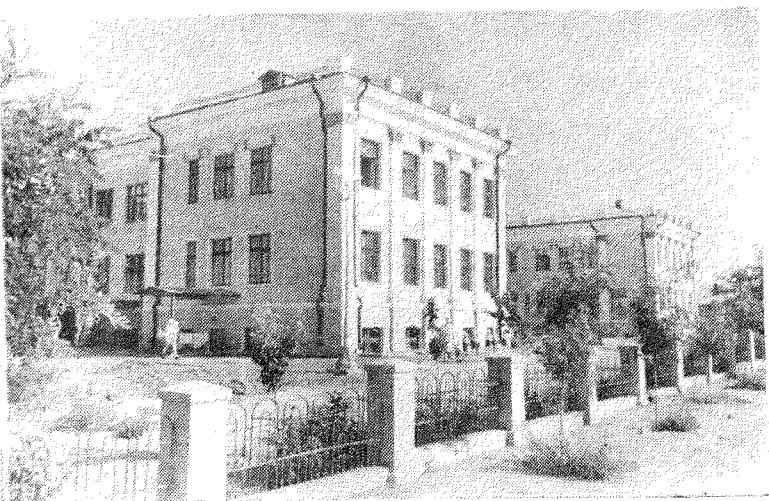
莫斯科高爾基中央文化休息宮



池 塘



列寧格勒國立小兒科研究所屠爾
教授研究一羣兒童的健康狀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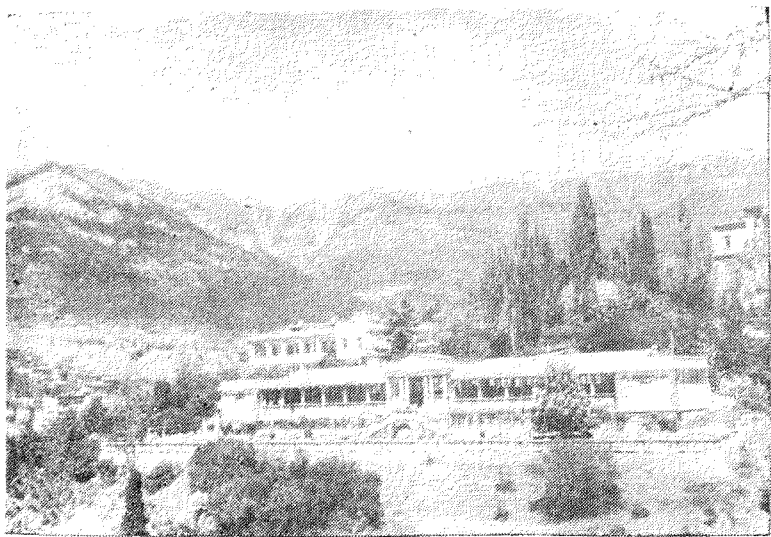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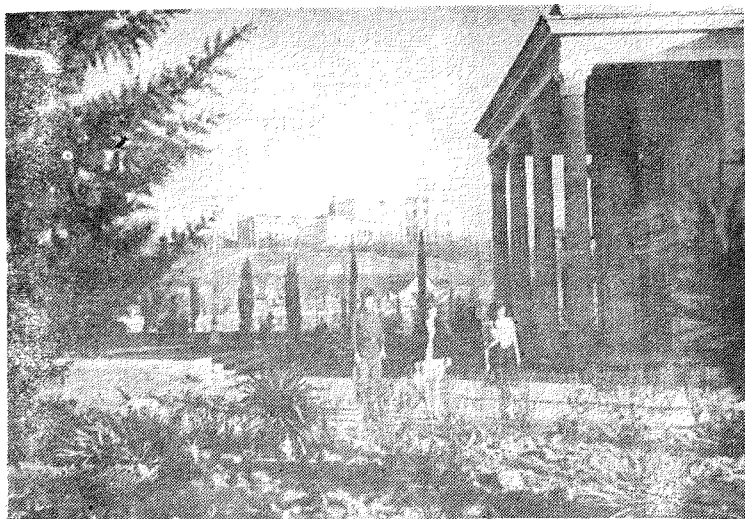
史大林格勒的一所兒童療養院

在幼稚園的寢室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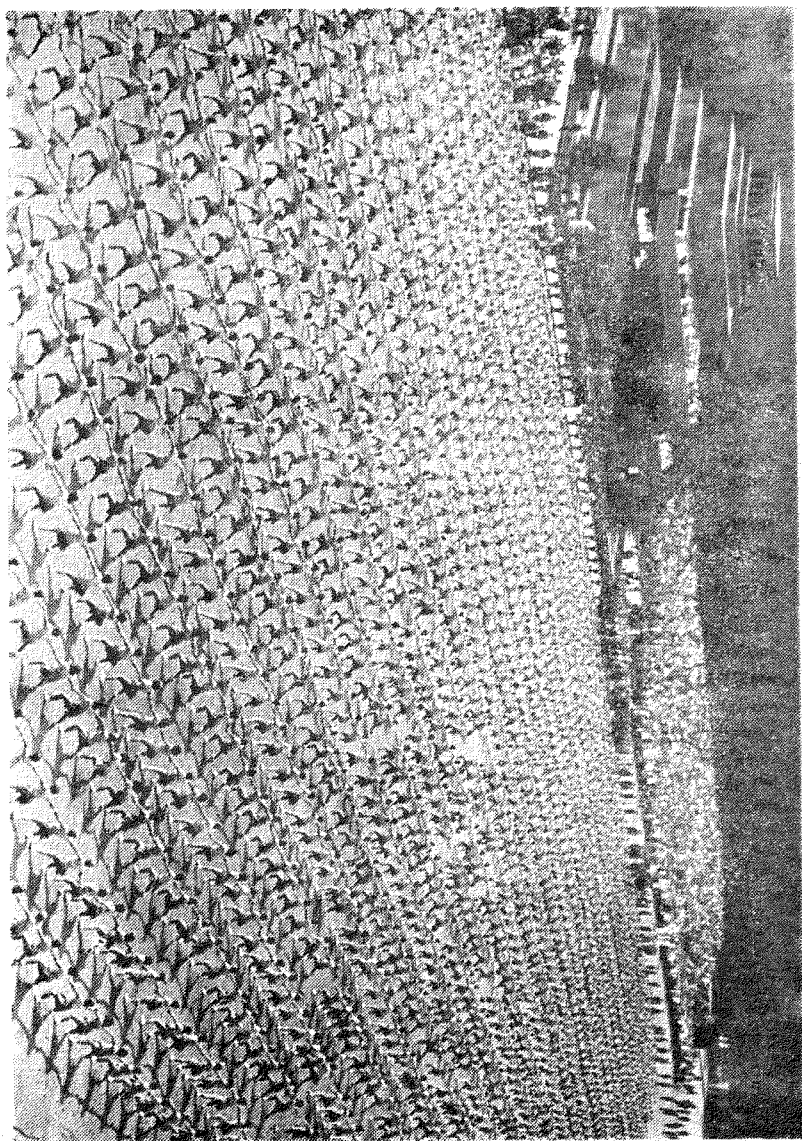


在少年先鋒宮休養的兒童，在醫生看護之下到海濱浴場去游泳。

雅爾達鐵路工藝學校和工廠訓練學校的學生療養院



克里米亞的一所療養院



維諾格拉陀夫 合著
斯 特 拉 拉 舜
濟 譯

蘇聯勞動者的保健

上 海

時代書報出版社

一九四九

Н. А. Виноградов и И. Д. Страшун

Охрана здоровья трудящихся в СССР

Шанхай

Экспресс

1949

蘇聯勞動者的保健

著 作 者 維 諾 格 拉 陀 夫
 斯 特 拉 舜

翻 譯 者 濤

發 行 者 羅 果 夫

總 經 售 時 代 書 報 出 版 社

上海吳江路六十號 電話三七五一

電報掛號 «ЕРОСНРУВСО» (五七〇〇四四)

一九四九年一月初版 (4000冊)

目 次

第一章	歷史概程	5
第二章	蘇聯保健之特性	19
第三章	都市及農村保健之組織	28
	都市中之保健	29
	住院救助	40
	農村中之保健	42
第四章	保健與蘇聯政權之民族政策	51
第五章	母性與嬰兒之保護	56
第六章	休息屋、療養院、療養所	64
第七章	體育及運動	66
第八章	藥局事業	68
第九章	醫學幹部	70
第十章	衛國戰爭期間之保健事業	76
第十一章	蘇聯保健之戰後五年計劃	81

第一章

歷史概觀

一九四七年爲全世界第一工農國家成立後三十週年之期；三十年來國內不斷實現前進人類之最大理想。該期間，由列寧、史大林政黨聯合而鼓舞之數百萬蘇聯愛國者，埋頭苦幹，貢獻其智識能力於其社會主義祖國之工業、農業、經濟及文化之發展工作上。先後三十年間，國家建設各不同部門中，均已獲有非常偉大之成就。

由於受創建熱情激動及共產主義崇高思想鼓勵之蘇聯民衆之努力及獻身的工作，卒於建立強大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在人類歷史上亙古未有之大規模戰爭中，保全其獨立，自法西斯魔掌中救出許多被壓迫之民族，並不斷爲全世界和平堅忍奮鬥。蘇聯全國循列寧、史大林偉大領袖所指示之途徑，挾絕對信心，向前邁進。

過去三十年間社會主義建設之偉大成就，成爲蘇聯民衆之誇耀，使數萬萬人民心坎中燃起愛國熱情，加強其對於未來光輝之

信心，並促進為祖國福利之工作力量。

多數黨政策之改造力量表現於國家生活之各不同部門中，社會主義經濟政策不僅在工業及農業上促成徹底的改革，即在保健，教育及社會保障上，亦屬如此。

* * *

帝俄時代，亦會有若干從事民衆保健之組織，即地方自治會（Zemstvo）及一八六〇年左右帝俄政府所設立之市參事會是也。地方自治會為一非大衆性之組織，僅大地主，大資本家，富農及商人得參與其事，反之工人及農民不與焉。此項組織僅存在於歐俄三十四省中，且並不普及各縣。該會對於保健事業之組織，輒感經費之不足，服務其中之醫師人數，亦不充分。是以事實上大多數都市居民不得不求診於開業醫師，而農村居民則往往乞靈於江湖庸醫。

當時若干官廳及團體中，亦有附設醫務機關者。此外尚有少數慈善團體。然此皆係缺乏聯繫及充分經費之官僚性組織，其中服務人員，亦往往不多，且並無一統轄此等組織之最高中樞，致造成各自為政之狀態。帝俄法制將保健列入非義務性服役項內。

當時之醫學界亦無聯合中心。僅有之維繫醫師間關係之集會，厥為不定期召開之比洛郭夫會議（Pirogovskiye syezdy）。參加此集會者，大半為小資產階級自由主義醫師，此種會議在醫學領域內俄國一般思想之發展上，頗著有重要功績。會議席上往往發表關於俄國工農階級困苦生活之報告，及有助於民衆健康狀

態研究之許多事實及數字。

地方自治會及比洛郭夫會議參加者所陸續積聚之材料在蘇聯保健初創時代曾供給不少寶貴之指示。又地方自治會及比洛郭夫會中，頗多道德高尚之名醫，畢生盡率對民衆服務，並研究農村及都市不良衛生狀態，及民衆之罹患率與死亡率。

此等名醫中應首先提出者當推若干蘇聯保健之創基者——第一任保健人民委員 N. A. Semashko 氏及其副委員 Z. P. Soloviyov 氏。該二氏在黨及政府指導下，協力同心，埋頭苦幹，卒於建立今日蘇聯之龐大保健機構。

遠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寧對於保健各問題，已經十分注意，其後在十月革命準備期間，藉其卓越的天才，制定社會主義保健計劃。

列寧與多數黨，一反資產階級機構，地方自治會及比洛郭夫會議之怯弱提議及措施，毅然提出整個保健事業徹底改革之大綱，將保健事業根據社會主義原理，與整個社會機構之改革連結一起。其要領中包括大規模之豫防性原則——各種疾患之預防，民衆勞動及生活之健康化及社會保險之實行。社會保險問題，在一九一二年捷京布拉哈（Prague）會議席上，曾成爲一專門研究之對象，當時此一問題會被歸納於黨的計劃書中。

由此可見一九一七年革命前夕，共產黨對於整個保健事業，已擬就一定的組織計劃。

遠在一九〇三年第二次共產黨大會席上，已經草擬民衆保健

之革新計劃。其後即在十月革命初期，共產黨面臨許多緊急而非
常重要問題之際，對於保健問題之重要性，仍未加以忽視。彼得
格勒工農代表蘇維埃軍事革命委員會，曾設有醫學衛生處，關於
其活動方針，該處自始即直接獲得列寧之指示。

遵照列寧之指示，憑藉多數黨及勞工界醫學組織（由無產階
級紅十字會代表）之力量，醫學衛生處，開始負起下列之艱難，
然十分光榮之任務——動員全國醫學力量以組織對全民之醫療服
務。

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列寧簽署設立醫師委員會蘇維埃
之命令，該蘇維埃將成爲工農政府之最高醫學機關。蘇維埃政權
藉此項命令首先向全世界宣布其對於民衆保健之政府參加原則。

自革命開始至一九一八年七月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
和國保健人民委員會創立期間，蘇維埃國家之建設過程中，該委
員會日後工作之主型逐漸出現。此項工作之原則適與俄國共產黨
計劃書中所制定者不謀而合。

俄國共產黨計劃書中有言曰：『在保衛民衆健康領域內之活
動方面，本黨準備實行大規模之衛生措施，其目的爲防止各種疾
病之發生。在該方面，本黨自行規定之任務如下：

1. 爲勞動者利益之大規模衛生措施之斷然的實行：
 - a) 居民點之健康化（土壤，水源及空氣之防衛）；
 - b) 根據科學衛生原則之民衆營養之組織；
 - c) 預防傳染病發生及蔓延之各種措施之組織；

d) 衛生法規之制定。

2. 對社會性疾病之抗爭，如結核、花柳病、酒精中毒等。

3. 普及、免費，而同時優秀醫療救助之供應。』

為徹底實現整個保健事業之根本改革，換言之，將其重新建立於完全不同之原則上，當時必須設立一統一之管理機關，此項機構應聯合各地方蘇維埃之工作，監督幹部、配備，擬定治療預防機關網發展之全國性計劃，並主持對民衆之醫療服務。一九一八年，根據列寧簽署之命令，始創立此少年蘇聯共和國之保健總部——俄羅斯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共和國保健人民委員會。

保健人民委員會成立後立即面臨非常困難之任務——撲滅範圍廣大之疫病，減低勞動者之高度罹患率及死亡率，以普及性醫療救助供應民衆。當時之衛生流行病學環境，可以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列寧在第七次蘇維埃全會席上之名言說明之：『……又第三種可怖之天災亦正方興未艾——蟲，斑疹傷寒不斷對軍隊加以重大之損害』。『諸位同志，必須對此問題，深切注意！社會主義如不能戰勝蟲類，則結果必反被其擊敗』。

『此即今日吾人在文化搏鬥方面之第一步，亦即生存奮鬥是也』。

少年蘇聯共和國卒於實現此一步驟。在最嚴重之條件下，肥皂，衣着絕對缺乏，居處不潔，公共浴室服務不良及給水裝置不完善場合，政府毅然負起改善勞動及生活衛生條件之重任。當時人民委員會議根據保健人民委員會之提議，陸續頒佈許多關於衛

生問題之訓令：一九一九年——關於居宅防護之訓令；一九二〇年——關於設立大眾浴室之訓令；一九一九及一九二〇年——關於對麻疹傷寒及回歸熱防治措施之訓令；一九二一年——關於改良給水，排水及清潔法措施之訓令等。一九一九年四月，復頒發強制種痘之訓令，此事之重要意義，自不待言。吾人祇須說明一九二〇年彼得格勒，經過大規模之嚴格種痘運動後，天花病例銳減，自每月 800 例降達 6—8 例。

保健人民委員會所設之沐浴洗衣及消毒隊及列車在紅軍隊伍中推行十分龐大之工作。衛生啓蒙工作亦經廣泛展開。例如一九二〇年中，紅軍士兵三百八十萬人曾參加衛生講演及座談會；一九一九及一九二〇年間，僅對紅軍刊印衛生傳單小冊子及招貼共五百五十萬份。在平民中間，亦推行同樣之宣傳工作。

雖在當時嚴重條件之下——饑饉、破壞、怠工、列強干涉，初創之蘇聯保健機關卒能克盡厥職。歷史所給予之第一次考驗，終得克服。在此艱苦緊張之鬥爭過程中，國家保健原則逐漸成長鞏固。

蘇維埃政權，經過對反革命勢力，列強干涉者及白衛軍之艱苦抗爭而獲得勝利之後，即從事恢復殘破民衆經濟並建立勞動者健康之保衛機關及組織。

僅在蘇維埃政權成立後最初十年間，醫學衛生網在質的方面已經加強，在量的方面亦已顯著擴展。一九一三年，帝俄全境，共有病床 175690 具。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

使醫院網大事縮小，然至一九二八年，全國醫院之病床總數已增達 246525 具。

大規模治療豫防機關之增加尤其著明意義：一九一三年俄國全境僅有門診所及分科診療所共 1230 處，一九二八年，此數增至 5673。在同期內農村醫務分區幾增加一倍（自 4367 增至 7531）。隨醫務網之急劇增加，自然需要添加新的幹部——醫師、助醫、助產士及護士。一九一三年全國共有醫師 19785 人，反之一九二八年為勞動者服務之醫師人數，已達 63162 名。

第七次蘇維埃會議後，蘇聯政府及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屢次討論保健主要問題。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過具有歷史性之『工農醫療服務』決議。中央委員會指出當時所達到之保健水準已不能符合日就擴展之國民經濟，各治療機構中，並未隨勞動者在國民福利及國家經濟擴展上之地位而實行對彼等服務之原則。會議席上，曾決定大事改良對生產勞動者之醫療服務，在 Donbass, Kuzbass, Ural 等地區實施若干重要之衛生措施，並隨農村經濟建設之速度，擴張農村地區之醫藥服務。凡此種種，皆須在不減低對全民醫療救助條件下，付諸實施。

第一次五年計劃（一九二九——一九三二）期間，蘇聯醫務網大事擴展。醫院病床數增加一倍半以上，休養屋及療養院之通過能力增加一倍。該期間組織多數保健站及各工廠之自用門診所。蘇維埃政權所創設之此等新的醫務機關在短期間內已在罹患

率及外傷之減少方面，獲得顯著之成就。

保健事業之組織者，竭力使醫療救助之素質，與醫務網之擴展，同時改善。第十七次共產黨會議席上，史大林氏曾指出蘇聯對於整個醫學教育系統之發展，醫學院及專門學校網之增進，十分關注。僅第一次五年計劃期間，國內設置高等醫學校十四處，中等醫學校（助醫助產士及護士學校）自 127 所增至 260 所。一九四一年，蘇聯國內，醫師人數較一九二八年增加一倍。

醫學院 55 所，儘量收容工農子弟。其中逐漸養成工農階級之蘇聯智識界。

第二及第三史大林五年計劃期間，保健網之發展仍繼續不斷，至一九四一年，蘇聯國內，已有大量性質不同之醫學衛生機關。

當時農村地區之醫療服務遠遜各都市。為發展並鞏固各集體及國營農場，必須在短期間改善對農務員之醫療服務。一九三八年政府發表之鞏固農村決議，曾協助在此項保健分部中，造成一轉捩點。一九四一年，對農村居民醫療服務之表現已如下述：農村醫務分區數增至 14431（一九二八年僅有 7531）。大部份農村醫務分區均具有必需之配備及藥品，服務其中者，均為蘇聯各醫學院養成之醫師。

一九三六年，蘇聯政府頒布『禁止墮胎，增加產婦物質資助，確定多兒家庭補助金，擴展助產院，託兒所及幼稚園網，離婚法中拒付贍養費之處刑及若干離婚法條例之修正』法令。此項

法令誠具重要之國家意義，且為蘇聯政府非常關注婦女及母性之明證。同年（一九三六），共發給多兒母親國家補助金二萬萬盧布。次年該數目，更增至 965712000 盧布，至一九四一年，竟增至 113195000 盧布。

值得說明者，在該方面，蘇聯之進步已遠超各最前進資本主義國家，如英、美、法。英美法各國，工人家庭中，子女之出生或疾病，對於家長，往往有不勝負担之苦。為證明起見，可以一讀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九日美國大總統杜魯門致國會之報告書。根據其中所言，此最富裕之資本主義國家中，數十地區內，竟絕無醫師服務。一九四〇年，美國 31 管區內，完全缺乏醫師，又人口一千五百萬之管區 1200 處中，或絕無醫院，即或有之，亦設備簡陋不敷實用。居住於許多絕無國立醫務機關地區之美國人民，達四千萬之多。每日平均必有七百萬人民因疾病而不能完成其任務。杜魯門認為此種情形，乃由於『民衆不勝負担昂貴醫費之故』。

美國並無疾病社會保險，若干地方，容或有辦理保險之互助會之設置，然誠如美國名醫 Bauer 氏所言，『由於此項保險費之昂貴，及必須由本人負擔，故亦不能相當普及』。

反之，蘇聯國內，民衆健康之保衛，已成為國家之責任，而獲得醫療救助之權利則已成為每一公民之當然的權利。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五日全聯邦蘇維埃第八次非常會議核准史大林憲法——勝利社會主義之憲法。蘇維埃國家之主要法令確切

保證每一公民之神聖的權利——工作權利，休息權利及受教育權利。

同年復成立蘇聯保健人民委員會，該會之任務為組織對全聯邦領域內勞動者之醫學衛生服務。

一九三九年召開之第十八次全聯邦共產黨會議說明蘇聯醫學服務之新任務如下：「勞動者保健工作之積極加強，如醫院服務之改善，衛生預防措施之擴充，對產婦助產救助之供應，兒童醫院範圍之擴充，勞動保護之提倡，勞動者休息及健身運動之組織，同時增加國家對保健事業之支出，自 103 億盧布（一九三七年）加至 165 億盧布（一九四二年）。由此觀之，保健工作者之注意力，主要集中於治療及預防性救助素質之改良——罹患率及死亡率之繼續的減低，說明民衆健康狀態之全部衛生指數之提高。

全聯邦共產黨第八次會議指示各點之嚴格的實行，在短短數年間，已產生非常良好之效果。革命初期威脅蘇聯共和國生存，毒害千萬生靈之斑疹傷寒，目今已成為非常少見之疾患，僅少數地區內，偶爾發現一二病例。其他各種可怖之疾患，如鼠疫，霍亂及天花，已完全絕跡。

由於全國醫務人員之埋頭苦幹，國家對於保健事業上之龐大支出及各方面之協助，生產場所及農村地區衛生規律之嚴格的遵守，民衆物質狀態及一般文化之增進，凡此種種，皆有助於民衆衛生狀態之改善及罹患率之減低。

衛國戰爭前夕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之平均的人口增加，較之一九二六年，超出歐美各國之人口增加一倍。

史大林五年計劃期間，蘇聯民衆體格發達方面，發生重要之變動。

莫洛托夫（V. M. Molotov）在第七次蘇維埃會議席上報告時，曾言：『祇須說明被徵服兵役工人之體格檢查，在莫斯科、列寧格勒、莫斯科州、衣萬諾夫州、高爾基地方及烏克蘭，即可證明最近6—7年間，平均體重增加1,5至2公斤，胸圍增加1,5至2公分。試問任何外國，能否提出此類事實？』

爲舉例起見，試一查美國在該方面之數字。在上記杜魯門大總統報告書內，曾有下列之言：『美國國民之健康狀態，非常不能令人滿意』。一九四五年四月一日以前，18至37歲男子約五百萬名，經體格檢查後，被認爲不合兵役，此數約合通過體格檢查委員會全部被徵者之30%。又美國一百五十萬人，因肉體或精神之不健全而被復員；約一千萬人因患病而需要住院治療。美國與蘇聯情形之不同，有如此者！

* * *

蘇聯在豫防領域內所面臨之重大任務，自非少數醫師所能攬負。爲完成此項職責，必需有一專門性之強大機構。當時陸續組織廣大之細菌學及衛生實驗室網，巴斯德站及消毒站，種痘及消毒隊。同時並奠定衛生法之基礎。

居住地方之整頓，房屋給水，食物生產及買賣之衛生視查，

傳染病患者之隔離，消毒，接種，流行病學狀態之研究——凡此皆係各衛生機關所從事實施之工作。由於工業之發展，逐漸需要建立一專門工業衛生管理。

隨都市之發展，國家之工業化，農業之集體化，衛生機關不斷面臨愈來愈複雜之問題。衛生醫師人數不僅有添加之必要，且復需要進一步的專門化。

一九三三年可稱為蘇聯保健事業之轉捩點——是年創設國家衛生監督處。

一九四一年召開之全聯邦共產黨會議特別說明在工業場所，運輸機關，集體農場及國營農場中，必須推行衛生規定。此事成為新的羣衆衛生文化運動之肇端。亞然爾拜蘇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 (Azerbaijan S. S. republic) 蓋沃恰衣地方 (Geokchai region) 住民會現示進取性及民衆之自己活動之表率。由該地民衆之發起，產生一真正之民衆運動，其後莫斯科州 Dmitrovsk 及白俄羅斯 Rogachev 居民亦均聞風仿效。

蓋沃克恰衣地方集體農務員用彼等自己力量及當地材料，在短期間粉刷房屋，清除庭院，街道，井戶，建造新式廁所，浴室，並推行許多防癘措施。由於 Rogachev 居民之努力，卒得完全撲滅該地之傳染病。結果該地之傳染病院，因無所事事而停止工作。

喚起此項羣衆自己活動之強有力方法，端賴各醫務人員在治療機關、學校、閱書室、俱樂部無線電台及刊物中推行之衛生啓

蒙工作、

* * *

蘇聯國內之民衆保健基於醫學成就之廣泛之利用。當蘇維埃政權初期，內戰尙未停止之時，業已有細菌學，衛生學，結核，熱帶病學及花柳病學研究院。此等研究機關及許多其他革命後創立之理論研究機關之主要任務，厥爲研究各種疾患之發生原因及制定其新的診斷及治療方法。若干專門研究醫學及生物學深奧問題之研究學院當時亦有陸續創設中。

自蘇聯轉入和平建設及復興國民經濟時期後，曾先後設立許多解決勞動衛生及保護，民衆營養，職業性疾患防治，團體衛生，母性及嬰兒保護等問題之研究院。由史大林，莫洛託夫，伏洛希羅夫及高爾基諸氏發起，組織規模宏大之實驗醫學研究院。

同時蘇聯各州及邊區地方，先後創設新的醫學院及研究機關，從事研究病理學及流行病學諸不同問題，當地療養場所及土產藥物。

蘇聯政府對國內之研究工作，經常支出龐大之款項。著名生理學家巴物洛夫曾言：『政府對於科學之賜與，實過於優異慷慨，而蘇聯學者亦均能不負政府對彼等之關注。』

業經一致公認其權威之蘇聯醫學界碩彥中，尤其可以提出者，有巴物洛夫(I. P. Pavlov)，布爾殿郭(N. N. Burdenko)，阿尼赤郭夫(N. N. Anichkov)，奧爾別利(L. A. Orbeli)，阿勃利哥索夫(A. I. Abrikossov)，博哥莫列次(A. A. Bo-

gomoletz) , 謝馬奔哥 (N. A. Semashko) , 索洛維堯夫 (Z. P. Soloviyov) , 司彼蘭司基 (A. D. Speransky) , 菲拉篤夫 (V. P. Filatov) 及巴物洛夫斯基 (F. N. Pavlovsky) 等。

衛國戰爭期間，由於更事提高勞動者及紅軍士兵健康水準，及許多複雜醫學問題解決上各不同研究院及專門家綜合研究工作之需要，創設蘇聯醫學研究院。該院可稱為蘇聯醫學之前哨。

在政府及黨熱誠的庇護，贊助及民衆的合作之下，蘇聯醫學界三十年來之努力作業已產生顯明之成績。由於社會主義建設在工業、農業、文化、科學、藝術各不同部門內之偉大的成就，蘇聯國家已經造成使吾人得以『培植健康而富有朝氣，能為祖國光榮努力之新的勞動世代』之必要條件。(錄史大林言)。

吾人之成功乃係史大林賢明政策之結果。根據是項政策，蘇聯全體民衆，協力同心，進行建設公正，平等及自由之新生活。

第二章

蘇聯保健之特點

在說明蘇聯保健之實際的成就及其組織方式之前，必須先一述其特點；正係此等特點，使其得以達到此種成功，並使其有別於各資本主義國家中之保健事業。

蘇聯偉大領袖史大林氏曾言：『世間最寶貴，最具決定性之資本，端爲人力』。史大林之言語反映黨及政府對於蘇聯民衆之關切。

蘇聯政府所建立之民衆保健與資本主義國家完全不同。其主要區別並非在於醫師，醫院，診療所及其他預防治療機關數之多少，而在於國家組織之根本不同。

美國人往往誇耀其國內醫師人數及醫院數之龐大。然吾人在上文中，已見美國民衆得益於此事者，甚爲微薄。美國國內，近年來醫務機關之工作，頗多受社會之指摘。

甚至若干美國醫師亦稱『比較重要者並非醫療救助之數量，而爲經濟制度之狀態』（Bauer）。蘇聯保健機關成功之原因，

正存在於其制度之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一點上。

資本主義國家中之經濟制度，足以縮短人民之壽命，引起種種疾患，並妨礙最正直醫師最良好意見之實現。

反之，蘇聯之經濟制度適足以促進保健機關之工作。失業之不存在，勞動，母性及嬰兒之保護法，休息權利之規定，國民福利之增進，勞動者對於國家行政之直接參加，國家與勞動者利益之完全符合，人與人之間剝削之不存在——凡此皆為蘇聯保健機關工作展開所根據之原則。正係社會主義制度及其一切成就，其創作熱誠及國民之崇高愛國心，成為蘇聯勞動者健康迅速改善之主要原因。

蘇聯保健工作中之原則，均脫胎於黨的工作計劃規定。

然則試問在三十年間造成如此偉大成績之此等原則為何？

蘇聯憲法第一百二十條載：『蘇聯公民有享受老年，患病時及喪失勞動能力時物質保障之權利』。『此項權利由國家所擔任之職工社會保險廣大擴展，免費醫療救助及大規模之療養院網加以保證』。

列入憲法中之上列意義深長之字句決定蘇聯保健主要原則之一。

蘇聯民衆健康之保衛已成為一國家性的事業及國家之義務。

任何資本主義國家從未宣布並實行此項原則。許多國家中，固亦有為貧民服務之醫務機關。然其服務之性質，基於慈善原則，故對於受惠之患者，往往含有屈辱性，而況是項服務，每有

敷衍塞責之情形。

蘇聯所宣布之此項歷史上破天荒之保健原則，對許多其他國家之保健事業，亦已發生巨大影響。全世界勞動者均為此原則之實現而奮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若干國家中，產生新民主政體。此等『新型的民主政體』，先後建立於保加利亞，南斯拉夫、波蘭、捷克斯拉夫各國。此等國家，由紅軍協助而脫離法西斯主義之桎梏後，已開始根據新的民主原理，建設其新生活。

此等國家之保健機關，亦脫胎於蘇聯憲法中所含之原則。彼等亦先後在其新憲法中宣布民衆對於享受醫藥服務之權利。例如由國民大會通過之保加利亞新憲法草案中，第六十六條誓言：『國家担負保衛民衆健康之責任，組織並領導各必要之機關及研究院，在民衆間推行衛生啓蒙工作，並特別關心於少年之體育』。

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國亦曾採納此項原則。捷克斯拉夫及波蘭二共和國之法令上，此項原則之說明，則不甚明確。

公民對於保健及免費的醫學服務之權利，爲羣衆重要要求之一種。在舊式小資產階級『民主國』中，在勞動者壓力下，政府偶或被迫宣布之，惟後者往往竭力限制並改變其實施。

例如英國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通過保健組織法。該項法令明白誓言國家負起組織保健事業之責任，全國公民均享有免費醫療救助之權利。然此項法令文字中，已添加許多補充及修正，以致其中所言之醫學救助已被減縮至極小程度。又應說明者，醫療救助之素質，視患者物質條件之不同而有差別。但對內對外政策均

取反動態度之工黨政府，不得不至少在紙面上承認每一英國公民對免費醫藥救助之權利，惟實際上，此項法令僅係對於民衆一種厚顏的誑言而已。

蘇聯國內，全部醫療救助完全免費且普及於大眾而與患者之物質狀況無關。

換言之，每一患者均有免費享受各種不同治療方法之權利。

各資本主義國家中，醫療救助均為收費的。患者若屬貧苦階級，即無力求診，蓋以此等國家中，百分之九十醫師均從事開業也。

在不景氣及失業時期內，人尤易患病，而正係此時缺乏求醫所需之金錢。因之醫師無患者，而患者亦不能獲得治療。維也納教授 Tandler 氏曾言：『在目今經濟條件中（即資本主義政體中），醫師表面上似為一自由職業者。然實際上，彼亦不過一店主或一小型商人，對各就教於彼者販賣健康而已。本質上，由於純物質的利害關係，醫師往往無意中成為其患者健康之敵人』。

反之，蘇聯國內民衆健康之保衛已成為國家應盡之義務，而享受免費醫療救助，亦已成為每一蘇聯公民應有之權利。

蘇聯保健之發展，係按照預定的有計劃程序，且與國民經濟其他各部門之發展密切配合。

蘇聯保健事業之有計劃的廣大發展，其成功厥以自始整個保健事業均集中於一個機關——保健人民委員會，即現今改名之保健部是也。

蘇聯保健所尋求之目的，不僅為疾病之治療，且為其預防，及阻止疾病發生之多數勞動及生活條件之造成。此即當年列寧說明，而列入全聯邦共產黨計劃中之蘇聯醫學預防主義。

勞動保健之廣泛的法令，都市及農村地區之整頓，良好營養及食品工業之組織，對勞動者適當休息之供應，凡此種種皆為防止疾患發生及蔓延之措施。

資本主義國家中，此等措施均不可能實行，蓋以推行之際，勢必涉及各種企業，工廠業主，房產家及地主之利害關係。因之此等國家內之預防疾病措施範圍非常狹小。惟有社會主義國家可以施行一切為保護勞動，改善生活及預防疾病所必需的措施。

蘇聯保健機關全部活動之預防主義，其表現不僅為都市及農村中各種衛生設施之推行，同時亦為中央政府及地方機關之法令。

資本主義國家中，預防措施與治療措施完全隔絕。治療工作，幾於全部由開業醫師擔任；此等開業醫師對於預防措施，大都淡漠處之，蓋以此適足以減少患者之人數也。另一方面，由於私人房主，地主，廠主等之限制，國家保健機關所實行之預防措施，範圍十分狹小。

蘇聯國內，設有全世界規模最大之社會保險制度；根據此種制度，國家不僅負擔患者之治療，且保留其病期中之薪給。根據蘇聯法令，社會保險包括一切工人及職員以及一切雇傭性工作人員。在發生各種喪失勞動能力場合，如疾病，外傷，妊娠，殘廢

等，發給保險者以補助金。

若干資本主義國家中，如英國，法國，瑞士及比國等，亦有社會保險制度。然此等國內，社會保險並不包括一切雇傭性質人員，其次，保險費由保險者本人負擔，其數至少輒為會費之一半，甚或以上。例如根據英國一九一一年之社會保險法，業主代每一工人每星期支付三辨士，而保險者本人則付四辨士。法國業主與工人所付之數相等。任何一資本主義國家內，保險者不能豁免保險費之支付。除此以外，此等國內，保險者僅得享受最簡單而最廉價之醫療救助。高價之藥物及治療，仍須由保險者自行負擔，而保險者之家屬則通常無權享受任何免費治療。

蘇聯國內，每一公民及其家屬均得享受免費之醫療救助。

蘇聯政府不僅關心患者之治療，且同時顧及勞動者體力及健康之增進，其休息之組織（每年之例假，休養所及療養院之開辦等）。

婦女及小兒健康之保衛，亦為蘇聯保健主要大綱之一。

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內，女子不能享受與男子相等之權利，其所得之工作報酬，往往較低於男子。法國與英國，女子與男子在權利方面，絕不平等。由於生活之壓迫，女子往往不得不操皮肉生涯，而成為花柳病蔓延之主因。

蘇聯女子在生活各部門中，不僅享有與男子相等之權利，且蘇聯法令（一九四四年七月八日指令）復賦以若干之特權。資本主義國家中，固亦有婦女健康諮詢所及助產院等之設立，但吾人

必須確認者，乃僅此尙不足以完全保證婦女小兒之健康並防止其疾病之發生。爲達此目的，必須有一國家性之婦女小兒之保健系統。

參加蘇聯保健事業者，除醫務人員之外，尙有勞動者本人亦與其事。

蘇聯保健之建立，過去及目今均係由勞動者之一致支持而成功。內戰，列強干涉及戰時圍城期間，在撲滅斑疹傷寒，瘧疾及天花之流行方面，民衆清潔委員會及衛生馬車隊曾著有不朽之成績，此等工作皆由勞動者自動組織，藉以防止疾病之流行。女工及女農員代表會議奠定母性及嬰兒保護事業之基礎。直至目前，各分科診療所及醫院中之合作委員會，公衆衛生視察團，紅十字會及紅半月會等仍不斷協助各保健機關改良勞動及生活條件，並改善都市及農村之衛生狀態。

蘇聯國內推行之衛生啓蒙工作，足以促進勞動者方面主動性。

資本主義國家中，衛生啓蒙工作僅限於善意的勸告及指示，蓋以勞動者缺乏實行必要措施之可能也。此等國內之衛生宣傳工作，往往由許多製造衛生及化裝用品而僅關心其製品之銷路之私人廠家或商店所推行。

反之，蘇聯國內，對於各民族區域及共和國境內保健事業之鞏固，特加深切注意。由於賢明之史大林政策，此等區域均得恢復其新生活，建立其文化，並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

資本主義國家中，殖民地政策造成對本國人民及屬地土著醫療服務上之顯明差別。

例如，英國本土，固有保健法令，但其殖民地，對土著絕無保健方面之作爲，即偶或推行若干措施，其目的亦僅爲保護在該處工作之英國人之健康。甫經獲得名義上獨立之英國殖民地印度，鼠疫，霍亂及天花等流行病，仍繼續荼毒居民。印度兒童中，30%因缺乏維生素A及脂肪而患夜盲症。印度人之平均壽命僅達二十六歲，而英國人則達五十九歲。印度地方之小兒及一般死亡率甚高。該地絕無勞動保護，母性及嬰兒健康保護之設施。

在『民主的』美國，對於被壓迫之黑人，情形亦同樣惡劣。黑人之結核死亡率較白人高出三倍——一九四五年中，100000黑人中，死亡率爲102,1，而白人方面則僅3,7。美國黑人男子之平均壽命較白人短11,6年，黑人女子則較短13,3年。資本主義國家對異族健康之『關注』，有如此者！

蘇聯保健之發展與科學之進步密切關聯。任何一國之科學研究機關，均不若蘇聯之多，此事於醫學方面爲尤然。

資本主義國家中，科學的醫學與民衆，勞動羣衆及保健實際完全隔絕。此等國內，對於科學之發展，除準備戰爭殺人工具之研究外耗款不多。是以大多數學者均爲私人資本家所羅致，出賣其學識及發明，而附從其政治見解。

僅蘇聯國內，醫學純爲勞動羣衆服務，一切發明及發見均成爲國家之成就。

蘇聯醫師乃國家智識階級之前驅部隊，反之，資本主義國家內，醫師往往為妨礙社會主義措施之最反動份子之一。

第三章

都市及農村保健之組織

偉大史大林五年計劃期間保健之發展，與社會主義建設上兩類主要因子密切關聯：國家之工業化及農業之集體化。蘇聯由落後之農業國，一躍而成爲強大之工業國。由於工業之發達，先後建立許多新的工業中心及新的都市。

農業之集體化提高其產生率，減輕農民之工作，並使之在耕作，收穫及農產物之改製上，得以儘量利用現代的機械。因此農村中工作之組織已足以促進農村居民之健康化。

都市中全部保健事業之主持集中於工農代表市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之保健處。較大之都市，通常劃分市區，每一區中，復有其本區之保健處（區保健處），隸屬於市保健處。每一市區有其本區之分科診療所，門診所，衛生指導所及醫院等。

農村地區中，保健之主持集中於區保健處內。

茲試詳論都市及農村地區中保健之組織。

都 市 中 之 保 健

一九四七年蘇聯各民族盛大慶祝首都莫斯科建立八百週年紀念。莫斯科爲蘇聯政治中樞，列寧主義之司令塔，文化，藝術及教育中心。在此八百年中，莫斯科之生存於蘇維埃政權下僅三十年，然正係在此短短三十年中，莫斯科之面貌發生徹底的改變。在蘇聯民衆努力及黨的指導之下，莫斯科成爲全世界最莊麗整潔都市之一，有完善之地下鐵道，龐大之現代工業及廣大之治療預防機關網。莫斯科之工業自一九一三年迄今增加二十一倍，一九四〇年，僅莫斯科一處之工廠，製成較帝俄時代全國工廠加倍之生產品。在此三十年中，莫斯科已有一世紀之進步而開始其新生命。

值得注意者，莫斯科保健之發展速度，並不遜於經濟及工業之進步。

較之一九一三年，莫斯科之病床數，分科診療所，小兒健康諮詢所，大爲增加，又助產院之通過能力亦增加數倍。

革命前之首都中，各企業內並無健康指導所及保健站等設施，亦無醫務衛生處之設施，此外小兒健康諮詢所及乳類食品燒煮所等設施亦爲近十數年來所創辦。目下由蘇聯勞動者本人之力量，已展開一廣大之此等設施網。

一九一三年舊莫斯科僅有醫學研究學院一處，而一九四六年，其數已增至五十六處，其中工作之研究人員共有三千八百

人。僅蘇聯醫學研究院即在首都擁有研究學院廿二處。

莫斯科多數醫務機關內，患者之治療，辦理非常良好。祇須說明莫斯科建都八百年紀年日，Botkin氏紀念醫院因過去良好成績而榮膺最高列寧勳章。該院服務幹部計共二千七百人，其中設備均屬最現代化。全院四十六分科中，共有醫師二七三人及護士九百人服務。

該院幹部中，有功勳科學家六人，醫學博士三十人及候補醫學博士五十人。

門診所及分科診療所 蘇聯政府得解決一非常困難之保健問題——對通院患者之服務。

蘇聯通院患者均得享受免費之優秀各專科醫師救助。

革命前所設之少數免費診療所僅有醫師一二人服務，此等醫師絕無深造之機會。當時診療所療設備亦因陋就簡。其通過能力絕不足以符合全國貧苦民衆之需要。

爲實施對疾病有效的抗爭及大規模之預防措施，以及各種傳染病之搜索，自須大事擴充醫院外醫務機關網，其事卒得告成。新設各診療所先後大開方便之門，甚至窮鄉僻壤，以前居民至多可以獲得助醫或庸醫之治療者，亦有大量醫師服務其間。

歷年間醫院外醫務機關網之設備亦大見改善。各門診所及分科診療所中，均添設X光綫室，理療室及實施各種檢查法之實驗室。

每一門診所及分科診療所內，且下服務者，有內科醫師，外

科醫師，產婦科醫師及齒科醫師各一人。又區分科診療所中，尚有若干其他專科醫師服務，如神經病科專醫，眼科專醫及耳鼻咽喉科專醫等。

革命前，對患者之往診服務範圍甚小。蘇聯保健當局將此問題順利解決。一九四一年醫師至患者寓所之往診次數較革命前增加七十五倍。茲就分科診療所之工作方式，加以詳細的敘述。

每一區分科診療所對一劃或若干分段之指定地區服務。每一分段由分段內科醫師主其事。該醫師擔任該分段診療所內之門診及往診工作。另有分段護士協助該醫師之工作。分段醫師統計全段之成人人口，檢查該段內慢性患者之狀態，如結核及瘧疾等，並且其中分出頻頻發病者。如此該醫師即得漸漸明瞭其所服務分段中居民之健康狀態。

在必要場合，分段醫師利用 X 光綫診斷法，實驗室檢查，理療法遣送患者往專科醫師處或醫院中，對需要獲得特種食譜或補充營養者簽發意見書，或遣送患者往療養場所又分段醫師經患者請求，帶同分段護士，前往患者寓所給以醫療務服。

分段醫師在傳染病之預防上，負有重大責任。每逢在居民寓所內，發現傳染病患者時，分段醫師立即設法加以隔離，指揮消毒工作，對曾與患者接觸者及其家屬，加以嚴密之觀察。醫師與護士慎重向居民解釋遵守若干必要之警戒措施，考察居民之生活條件，並注意房屋及住宅之衛生狀態。此項經常而輕描淡寫之預防工作實具有重大之意義。在各項計劃中，分段醫師獲得全部衛

生活動團之協助，其中包括公務員，主婦，學生及紅十字會會員。在醫師及護士指導之下，活動團團員密切注視庭院，公用場所之清潔狀態，並督促住房之及時的掃除；如有發熱患者，即通知診療所；如患者不需要住院，則自行加以照料，並履行一切醫師所規定之處置。藉衛生活動團之協助，分段醫師視察居民住所，組織預防接種工作，舉行衛生啓蒙座談會，演講會，並散發通俗衛生文獻。

爲改善患者之治療起見，目今開始聯合各醫院及診療所，使成爲一整個系統。此項聯合使同一醫師得以對患者發病時及入院後，不斷加以觀察。

此項改組甫經開始，其具體結果，目下言之尙早，但其有助於對民衆醫療救助素質上之改善，自無疑義。由於此種制度，過去與醫院隔絕之門診醫師得以澈底提高其學識程度，由而患者之診斷及治療亦隨之改善。

革命前急救站僅在全國九大都市內有之，而衛國戰爭之前，國內已有 89 處。急救站之設備包括自動車，急救站場所及醫療裝備等。

反觀各資本主義國家中該方面之情形如何？目今西歐及美洲各個，千百萬民衆均缺乏此種救助。美國杜魯門大總統在其對國會之報告書中（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曾有下列言語：『美國全境內，每日平均患者人數約七百萬，其中三百二十五萬人，如能獲得適當之救助，則尙能照常工作，此數中之一半以上，其病

期均超過六個月』。

是以事實已甚顯明。在執政者大聲疾呼，誇耀民主及自由之國家內，多數窮者極侈之富豪之旁，無數患病之貧苦勞動者因不能獲得最簡單之救助，以致坐以待斃，無人注意。

對結核之抗爭，若干疾患（結核，花柳病）不僅需要長期間之治療，且需要若干衛生，預防及社會性措施。

帝俄時代，結核罹患率雖甚高，但並未實行任何防治之措施。慈善性團體——全俄抗癆聯盟——曾對此可怖之疾患作怯弱之抗爭。一九一三至一九一五年間，俄國每一萬人中，每年因結核死亡者至少有四十人，而當時政府却對此漠不關心。全國中僅有由慈善組織維持之小規模診療所四十三處。其不能產生任何顯明效果，自在情理之中。

蘇聯政府對此問題完全採取另一種態度。首先曾實行（目下仍繼續不斷）改善勞動者工作及生活條件之許多措施。全國境內，建立強大之專門性治療預防機關網——結核診療所及療養院。結核專醫之人數，日有增加。

結核診療所不僅為治療門診患者之醫務機關。患者之來診療所，其目的不僅求治而已，同時其治療過程及生活方式，均受診療所之監督並指導，俾得早日恢復健康而避免傳染他人。診療所對於患者在家中及生產場所生活方式之變動，均積極參加。

此項工作方式最足反映蘇聯保健制度之預防性質；此項性質為蘇聯全國各醫務機關工作綱領中主要原則之一。

各資本主義國家中，亦有結核診療所之設立，但通常並不從事治療患者，而僅給以各種衛生指示並搜尋結核巢窟。結核之治療每由開業醫担任之。

對結核抗爭之成功，大部份全恃及時的偵知，早期的診斷及對患者之嚴密觀察。結核診療所之主要任務，正在於此。

結核診療所內，設有監理護士。此等護士就地查考患者之勞動及生活條件，維持患者與主治醫中間之經常的聯繫，並推行衛生啓蒙工作。

結核患者所需要者，不僅為治療，時或必須在指定期間內改變其生活條件。各療養所之設立，其原因即在於此。

在對小兒結核之抗爭上，尤其重大意義者，厥為晝間療養院，而在對成人結核之抗爭上，則為夜間療養院。後者之服務對象為有結核素質之工人及職員，手術或重病後恢復期患者，重症貧血患者等。勞動者晝間在工廠中工作後即往夜間療養院，獲得美味而富滋養料之食物，並在適宜衛生條件中，從事休息。

結核診療所之得以完成其多數複雜之任務，全賴廣大羣衆之支持。因之所內設有合作評議會，其參加者包括本區黨及民衆組織，企業代表，以及地方蘇維埃之保健委員會委員。

根據蘇聯結核患者勞動配置法令，結核診療所會同工廠管理處及工廠委員會組織患者改造班，將夜班工作改為日班，給以比較適當之勞動條件，在必要場合，協助患者改換他種工作及改良其住所等。

凡此種種措施均使結核罹患率大為減低。

對花柳病之抗爭，蘇聯國內，亦設有花柳病診療所網，此等診療所之組織，其原則與結核診療所相同。

帝俄政府無力減低其高度之花柳病罹患率。一九一三年醫務總監督之報告書中，曾發表不甚完全之統計數字，此等數字顯示在各都市中，每一萬人中有180,3患梅毒者，農村中——53,7，都市中之淋病患者126,2，農村地區13,7。

保健人民委員會成立之初，即對花柳病之防治寄以深切之注意。蘇聯政府曾發表重要訓令二：花柳病患者之義務檢查及治療，以及賣淫之防止。此二訓令在花柳病之預防上佔有非常重要之地位。蘇聯國內已設有大量花柳病診療所及診療站，各分科診療所中之花柳病科及各醫院中之花柳專科病床數亦大事增加。

蘇聯當局及各醫務機關所採取之有計劃及斷然的措置，賣淫及失業之根絕，勞動者生活之改善，早期的治療，凡此皆已產生良好效果。衛國戰爭之初，國內梅毒罹患率已減低十倍，淋病五倍。

由於蘇聯若干地區之被多數患花柳病之法西斯軍隊盤據，各淪陷區內之花柳病罹患率頗見增高。敵人被逐出後，由於保健機關所採取之迅速措施，得以遏止該項傳染病之向東方地區蔓延，並減低當地之罹患率。預料不久之將來，各該地區內之花柳病可以完全絕跡。

對精神病之抗爭，造成大量精神病例之社會條件，與造成賣

淫，花柳病及結核者相同，即失業，飢饉，窮困是也。

蘇聯政府對於精神病之防治，曾不惜耗費巨大款項。各都市及農村中，先後設立醫院及勞動集團，開辦多數精神神經病診療所、療養院及分科診療所中之精神病專科。大規模之精神病學院從事高深之研究工作，尋求新的有效治療方法。目今蘇聯國內，柴霍甫氏所稱之『第六號病室』及其種種恐怖情形，業已完全絕跡。代之者，乃為絕無過去恐怖情形之舒適醫院。

爲比較起見，試舉出美國精神病救助之組織情形。

根據美國政府之調查，美國精神病患者人數，有突飛猛進之勢。杜魯門大總統云：『精神病患者人數之每年增加，造成驚人數字，19500人。杜氏尤爲關心者，厥爲治療此等精神病患者每年所需五萬萬美金之巨款。

一九四六年五月六日美國『生活』畫報（Life）中載有（Albert Maisel）所著一文，其飽含諷刺性之標題爲：『一九四六年之瘋人院』（Bedlam 1946）。考Bedlam爲英國一小城，其中設有著名之精神病院。因之“Bedlam”一字在英美語言（在俄文中亦然）中，已成爲瘋人院之代名詞。該文之小標題曰：『大多數美國精神病院實爲國家之污點與恥辱』。著者利用美國二十州內約三分之一患者之材料及證件，以作斷語。此等證件中，有患者死亡之法院偵查書十餘件，證明患者被醫院服務人員拷打而死，及有確實證據之患者遭受酷刑之實例百餘起。著者文中有言曰：『此等醫院中所發生之情事，均爲一緘默之共謀，服務人

員之互相迴護及一種禁止院內人員洩漏內幕之默契所隱蔽」。

該文中歷舉許多足以令人髮指之證件。『生活』畫報確言刑罰及毆打，在美國國立精神病院中，為司空見慣之事。

著者又云：僅一九四五年某一個月間，Norwich地方（Connecticut州）州立醫院內，患者26人穿緊身衣並帶手銬等刑具達6552小時。另80人被單獨囚禁達13900小時！』。『Warren市醫院中，僅有醫師4人服務，每人所担任之患者，達640名之多！』毆打，餓餓，理學的及其他（如藥物）鎮壓方法之濫用及惡劣之衛生條件使美國各精神病院中之結核罹患率，較之美國全部之一般結核罹患率高出13倍。

因此每年中得以改善健康而離開美國各精神病院之患者人數，百人中僅12人，但此數中之40%不久復行住院。

『生活』畫報所下斷語，甚為公正，對於自命為最民主之美國，此事實為『一大污點及恥辱』。

工業場所之保健站 除門診所，分科診療所，專科診療所（結核，花柳病），對工人服務之工業場所醫務機關亦頗佔有重要地位。工場中設置護士及醫師保健站。隨工業之發達，保健站數亦陸續增加。

工業場所之保健站為區域廠診療所或門診所之支部。其主要任務為在外傷或急症場合實施急救處置。保健站具有一切必要之裝備及器械，其服務人員均曾受專門訓練。

保健站之服務人員在外傷之預防及罹患率之減低上，具有重

要任務，故彼等必須熟悉工人之生活狀況，並調查其中之衛生狀況及安全技術，督促宿舍，食堂及廚房之衛生狀態。

危險性工場工人及童工之週期的檢查可以協助患者之及時的發見。此外，工廠醫務人員以簡易之急救處置，教授工人，俾得在外傷場合，醫師或護士到達之前實行之。保健醫師工作時，與工廠當局，工廠委員會，保險代表及安全技術工程師，保持密切聯繫——僅在此種場合，可以減少長期患者人數，並對結核及癩麻塞斯患者，給以及時與有效的救助。

自大規模工場設立以後，保健站已不能充分對工人服務。因之在工人數超過1000之工業場所，設立自用門診所，超過10000名之工業場所，設自用分科診療所。工廠門診所及分科診療所對廠中職員及工人，給以專門性之救助，同時詳細調查該廠之工作特殊條件，並推行遠較保健站廣泛之必要衛生預防措施。

又目今另一對工人醫療服務之新階段，厥為若干工業主要部門生產場所醫務衛生處之設置。醫務衛生處聯合一切為工廠服務之醫療衛生防疫機關。

由於成千成萬優秀醫師，助醫及護士之辛勤工作，所獲結果，十分良好。全國工業場所之罹患率及工業性外傷已顯著減低。

僅蘇聯一國，勞動者健康之保護成為國家當然的責任，一切法令均為維護勞動者之利益而作，是以勞動者之健康日益增進而生產率亦迅速提高。

以醫療救助給與民衆者，除保健部系統各機關之外，尚有隸屬軍政部，內政部及交通部之各醫院，分科診療所，療養院等。又各職工聯合會，爲關心勞動者之健康起見，亦設立其自用之休息所及療養院。

上記各醫務機關對所屬機關工作人員服務，但其活動之展開，亦按照蘇聯保健部所擬定之計劃。

對千百萬鐵路員工服務者，有隸屬交通部之醫院，門診所，助產院，專科診療所，又各鐵路上，設有沿綫醫務分段。鐵路運輸機關內，目下設有保健站及醫療站不下數百處。爲鐵路員工子弟設有多數託兒所，小兒健康諮詢所及乳類食品燒煮所。衛國戰爭期間，鐵路運輸醫務衛生人員曾展開大規模工作，使全國絕未發生任何流行病，因此紅軍後方之健康安全得以保持。

一九一三年，對全國鐵路網服務者，僅有門診處 580，其中設備非常簡陋。運輸醫院 171 處中僅有病床 5839。衛國戰爭前夕，鐵路運輸醫務網，除多數設備完善之分科診療所及門診所之外，尚有醫院病床 33700，產科病床 7700，及分布於各機關庫，工場等處之醫師保健站 611 處及助醫保健站 220 處。根據 1939 年之調查，爲鐵路運輸職工服務之醫務人員，其數在 96000 以上，其中醫師 10000 人。

近十年間，蘇聯國內之鐵路綫又復增加數千公里——向南北兩方伸展之軌道使中心部得與遼遠地區保持聯繫。

穿着鐵路員工制服之醫師及副醫 均曾忠實履行其重大任務

——對修築新路線之員工，給以優良之醫療救助。供築路員工應用者，有衛生列車，流動浴室，洗衣所及實驗室。

聶克拉索夫[⊖]時代之修築鐵路情形，絕然不同。試讀聶氏所述關於帝俄時代築路員工之苦難生活，即可見一斑。

除此以外，在航行於各河流，海洋及天空中之交通工具內，國境地區及軍隊中亦有蘇聯醫師服務其間。凡有蘇聯公民工作之所在，其旁必要醫師，助醫或護士為之服務。

住 院 救 助

革命以前，僅大都市內有醫院之設置。全國城市之35%，其市民絕未享受住院醫療救助。Zhbakov 醫師曾敘述一九一五年人口七萬三千之Tambov[⊗]之醫療服務情形如下：

『對居民之醫療救助，僅由市立門診所醫師三人擔任；該醫師等並無往診之絕對義務。市內之醫療機關有下列二處：1)府地方自治會醫院，有病床240, 2)紅十字會門診所。

Orenburg[⊘]，每居民一千人中，僅分配病床2,7，又Barnaul[⊙]，人口總數六萬，僅有其病床50之醫院一所及病床40之傳染病室二所。

⊖ 聶克拉索夫 Nikolai Nekrassov 俄國詩人(1821-1878)。

⊗ Tambov 歐俄東南部，頓河 Don 流域城。

⊘ Orenburg 歐俄東南邊境大城，沿烏拉爾河。

⊙ Barnaul 西伯利亞西部城，沿鄂必河(Obi)，位於 Omsk 之東南方。

其他各處，住院救助之組織亦並不較佳：一九一三年，俄國全境都市，每市民一千人，平均分配病床3,8。

下例事實足以證明蘇維埃政權成立後住院救助之大量擴充：一九四〇年僅莫斯科州內之醫院數，已較一九〇七年俄國全境多出三倍。一九四六年，國內共有病床80000099，市民每一千人得平均分配病床9,9，迨至五年計劃將近完成時，此數已達10,4。如此龐大之醫院網擴充自然需要政府方面巨款之支出——衛國戰爭前，其數約為三萬萬盧布。

為比較起見，可以指出全世界最富庶之資本主義國家美國，一九四五年有醫院6511處，但其中4328處（67%），並非國立，而屬於宗教或慈善團體，私人或社團。全國醫院均為取費制。

調查美國對保健之支出之專門委員會確定各患者自行負擔全部費用之80%。此數中之42%為開業醫所吸收。民衆之需要住院治療雖甚迫切，但各私立醫院病床數之50%，往往空閒，蓋以大多數人民無力負擔昂貴之醫費也。

為說明蘇聯治療機關質的方面之大進步，試一述Penza州^⑤醫院之歷史。該院於一九四六年會慶祝其成立百年紀念。

一八四六至一八六四年間，Penza州醫院為一養老院，教堂，瘋人院及監獄之綜合。一八六四年後，該醫院已成為各地方自治會醫院中最優秀之一，服務其中者，均為當時之前進思想醫師，如Vladimirov, Manuilov, Novikov等。然該院之真正發

^⑤ Penza州 歐俄州，位於頓河，沃加（Oka）及伏爾加河流域。

展，開始於十月革命之後。其附屬之實驗室已擴充而成爲一獨立之細菌學研究院，產婦科則已成爲一大規模之助產院。衛國戰爭期間，該院內一九二八年成立之小規模輸血站已擴充而成爲一共和國輸血所。

該院百年紀念時，已成爲一擁有 430 病床及最新醫學設備之大醫院。

蘇聯其他大醫院之發展過程亦類乎此。

各醫院中，均有各專科醫師服務其間。除治療工作外，彼等復從事研究及教學工作。各地分科診療所，保健站，門診處之醫師，經常被派遣前往各大醫院，在經驗豐富臨床家指導之下，增進其學識與治療經驗。

農 村 中 之 保 健

蘇聯醫學發展歷史中，尤其重要意義者，爲農村保健之組織。革命前各都市中，僅有不能普及於大眾之少數醫療機關。農村中之醫療救助組織，則尤爲簡陋。僅有之各地方自治會醫院，不啻廣大沙漠中之綠洲，進入民間之少數醫師不能應付全國農村居民之需要。農村中之不衛生狀態，貧困及無智識引起無數疾患，而致多數農村居民於死。

帝俄政府無力改善農村之衛生狀態，且亦計不及此。許多流行病及社會性疾患當時實爲俄國農民之天災。

一九〇五年革命之前，俄國國會議員地方自治會醫師 A. I.

Shingarev氏曾調查二十二年間Voronezh郡 Novo-Zhivotinnoe及Mokh vatka二村之衛生經濟狀況。Shingarev所得之結論不啻對於帝俄政府之一件控訴書。出生率之低下及死亡率之高大，造成人口增加之微小，八年中間，一般死亡率竟超出出生率之上。該村居民中間，各種疾患廣泛流行，如結核、梅毒、砂眼等。Shingarev斷言俄國農村將近死滅。其主要原因，據氏之意見，爲土地不足及與此關聯之物質保障缺乏，惡劣之營養及有害之工作。Shingarev氏尙係一溫和自由思想者，其所敘述之俄國農村狀況尙如此。

Shingarev氏所著之書實爲該兩農村及一般俄國農村苦難生活之忠實報告。

自當時以迄於今，其間不過三十年。如無社會主義革命，如勞動大眾及貧苦農民未能奮起反抗專制沙皇，資本家及大地主，則俄國農村居民，永無見天日而享受自由幸福之機會。

無產階級革命救出將近死滅之俄國農村，推翻獨裁政治，而以Venyevitinovy大地主之田地給與Novo-Zhivotinnoe及Mokhovatka二村之居民。

集體農場制度澈底改變農村中之生活方式。今日Shingarev氏所憐憫之農村兒童已由 Ziberov醫師爲之服務。該醫師預料按照目前該二村中人口之增加數字，今後五十年間，將增加一倍。農村不僅不趨於死滅，反而漸次發達其中新的力量正在逐漸成長之中。僅 Fomino-Negachevka一村近數年間，已人材輩出其中

包括若干醫師、學者、農業家及動物飼養家。更無論集體農場及整個集體農場生活中所起之變化矣。

藉居民之協助，由 Ziberov 醫師發起，卒於在村中建立一醫院及藥局。氏又提出在頓河支流 Nege 河上建造水力發電所之意見。目今在長14公尺之堤岸上，水力發電所之石質建築物已矗立目前，因之醫院，藥局，學校二所，農村蘇維埃，集體農場理事會，乳類食品製造所二處及居民住所十餘處均得大放光明。

一九四四年該分段中熱帶瘧盛行；此項流行病係過去曾盤據該地之意國軍隊所帶入。Ziberov 醫師發見瘧疾病例 313 起。氏與全村農務員合力從事防瘧。『紅城』，『紅田』，『新世界』諸集體農場在村與沼澤間蚊類飛翔經路上築成新家畜小舍。此外並實行大規模之治療，數百居民均服預防畏劑，復將蚊類繁殖之小水汪加以消毒。此項預防工作之效果不久即行實現；一九四六年間，僅有瘧疾患者 30 人，且絕未發生新病例。

為造成有智識，富裕，健康之農村，蘇聯保健工作人員之功，實不可說。內戰期間，村中盛行斑疹傷寒、天花、梅毒、結核及瘧疾。當時即設立多數種痘隊及梅毒治療隊，農村地區中組織抗瘧站。為防治結核，設立結核診療所及結核診療站。助產院及託兒所網亦大見擴充。

農村經濟復興及集體農場發展期間衛生措施最為活躍。農村醫務分段工作之轉捩點為一九三八年，當時頒佈『鞏固農村醫務分段』之歷史性訓令。自該年起，農村醫務網之擴展，非常旺盛。

——醫療救助範圍大見擴充，農村中之醫師人數亦迅速增加。同時都市醫務工作人員對農村保健之協助亦漸增其重要性。

茲舉若干數字，以資證明。

一九一三年農村地區中，共有醫院病床 49087 具。至一九四一年，農村醫院中之病床數增至 169900，一九四六年—197984。五年計劃末，農村醫院病床數應較一九四六年再增加一倍半，而較革命前再增加六倍。

一九四一年，俄國全境共有農村醫務分段共計 4367 處，一九四一年，已增至 14431。預料一九五〇年，此數將超過 16000。

衛國戰爭前夕，蘇聯國內助產站，助產士站及助醫助產士站 34511 處（一九一三年僅有 4445 處）及多數砂眼治療站，花柳病治療站及瘡站防治站。一九四六年，助產站，助產士站及助醫助產士站網已包括 45324 處，五年計劃完成時將超出 50000。農村保健之量的變動，大致如此。

農村醫務分段 蘇維埃政權統治期間，不僅農村中之醫療機關網大見擴充，同時此等機關已按照農村經濟特性而改變其工作方式。為在播種及收穫期間，儘量改善對集體農員之服務起見，醫務分段在該期間，分配其幹部，組織補充性醫療站，使之儘量接近農作所在。

除給與居民之門診及住院救助之外，農村醫務分段復從事防止傳染病之發生，實行預防接種，搜索傳染病巢窟，並採取適當之迅速撲滅措施。

農村醫師及其助手在分段中推行一般衛生措施，首先監視並改善給水，住屋建築及農村之舒適狀態。

助醫站及助產士站隸屬於農村醫務分段之下，按照統一計劃，在農村醫師領導之下工作。農村醫師週期巡視各助醫站，查考其工作並協助消除其缺點。每村中由農村醫師配置一工作人員，其職務為監督該村之衛生狀態。

農村醫務分段幹部在其廣大而多面性之工作內，與農村全體密切關聯。區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保健委員會，公衆衛生督導員均積極參加農村醫務分段工作。衛生啓蒙工作為一般文化啓蒙工作之重要部份；此項工作在農村之閱書室，俱樂部及學校等處舉行之。

蘇聯醫師已成為黨政之積極領導者，農村社會主義建設集體農員農事及文化工作之參加者。

一九四三年全俄保健會議席上，Saratov州 Khvalynsky區 Selitzbensky村農村醫務分段主任 Sosedova 曾報告其工作之一斑。其所主持之分段距區中心25公里及鐵路線70公里。然氏及其同仁仍得順利組織治療，衛生及經濟活動，該分段中所設之小型醫院擁有病床10具及一切必要之設備。

Sosedova 言之『吾人對集體農員服務，且深知彼等之力量對農村經濟如何重要。是以吾人傾全力以減低彼等之罹患率及暫時的勞動能力喪失。予熟識村中每一農員，且知其担任何種工作。此事在必要場合，使予得以將其送往不妨礙其健康之工作地

方。譬如擠乳婦女忽患手部皮膚病，即不能再從事其本來工作，因其足以污損牛乳。但搬運穀物及燃料工作，則仍屬可能。或譬如曳引車手傷臂，不能繼續其工作，則仍能担任運水工作。予制定一原則：每一發熱患者，令其住院，此法足以大事減低罹患率及勞動能力之喪失。』

Sosedova 醫師頗能利用大眾之協助。

『本分段中有衛生全權代表21人。彼等均係農作隊或曳引車隊之視查員，彼等均係與農員十分接近之智識階級。彼等對吾人之協助頗多。由於大規模之衛生措施，本分段中近十年間，絕未發生一例白喉，猩紅熱，赤痢，傷寒。瘧疾亦久已絕跡。對於瘧疾之防治，吾人採取下列方法：予初來工作之第一年中，對每一瘧疾患者編製門診病單。嗣將各該患者，交由担任奎寧治療人員加以觀察治療。歷二年後，分段中已無患瘧疾者，迄於今日，居民已不知瘧疾為何物矣』。

農村醫師之工作大致如此。醫師與居民中間之密切聯繫足以促進農村中之醫療工作。值得特別說明者，集體農場中，往往派有優秀之各科專家：內科專家，外科專家，小兒科專家，婦科及產科專家等。

為改進集體農場中之醫藥服務起見，蘇聯保健部不斷改善各醫院之技術設備。一九五〇年末，農村區中心每一診療所或門診所內，將設理療室，實驗室，蘇聯各地區之半數中將設X光綫室，齒科技術工場及醫學圖書館。此等大規模之計劃均具現實

性，蓋以社會主義工業之盛大發展，足以保證其實現也。

州醫院 對於集體農員專門性治療之改善及農村中服務醫師學識程度之提高，州醫院均具有重要意義。州醫院中服務者，大都為經驗豐富之專門醫師，各分段醫師可將需要會診之患者遣往州醫院，藉以解決診斷及治療上之困難。

州醫院週期派遣其中之醫師前往農村分段，檢查較重篤之患者，協助或主持手術。如需要急救治療，時或搭乘飛機前往該處。

衛生活動團 集體農場護士 當蘇維埃政權甫經成立時，列寧即強調蘇聯保健之預防特性。吾人皆知預防疾病，每較治療為易。然此一目的必在下列條件下始克達到——民衆各階層，衛生活動團協助之吸引。

除國立醫學衛生機關，醫院，分科診療所，專科診療所，保健站等之外，蘇聯另有民衆衛生站，分設於各家事管理處，學校，集體農場及工業場所。經過專門訓練之活動員經常觀察公共宿舍，俱樂部及庭院之清潔狀態。

衛國戰爭爆發後，多數醫師及護士出發赴前綫，故後方衛生活動員之責任愈形加重。當時 Omsk 州[⊗] Aromasnevsky 區內，首先創始集體農場護士。此等護士選自七年制學校畢業，經過衛生訓練（此等訓練班由農村醫務分段醫師主持）之女學生。

據經驗所示，此等護士對於集體農場之貢獻頗大。彼等首先

⊗ Omsk 州西伯利亞西部州。

得以探知發熱患者，而設法將其送入醫院，此外並監督農作營，乳類食品製造工場，俱樂部中之清潔狀態，巡視各公共浴室之工作，訪問學校及託兒所等。

Aromashevsky區居之經驗，漸由其他區及州所採用。目下戰事業已停止多時，而集體農場護士人數仍不斷增加。其訓練工作同時亦由紅十字會分担之。護士之權利，義務及其訓練項目，均經確定。

一九四六年，若干州中召開衛生活動員會議。此項會議證明衛生活動團實為一非常強大之力量。為舉例起見，祇須指出加里寧州之經驗。該州內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年間，集體農場護士共調查 173160 戶之衛生狀態，監視井戶3000處，舉行衛生啓蒙談話數千次，並協助實行種痘，抗腸胃疾患接種及抗斑疹疹毒接種數千次。

集體農場護士之出現，為蘇聯民積極參加其工作及生活改革之新表現，此言實不為過。

農村醫務分段醫師，助醫及護士盡其全力改善蘇聯農村之衛生狀態。大多數均獲得農村居民之信任及愛戴，並組織鞏固之衛生活動團。藉活動團員之協助，農村醫務分段集團從事檢查井戶及其他水溜，調查庭院，糧食儲藏庫，食堂之衛生狀態，組織庭院及街道清除工作及農村之綠化工作。農村之醫務人員及公共衛生督導員已成為改良農村工作人員之中堅份子。

法西斯軍隊侵略期間，烏克蘭，白俄羅斯及俄羅斯社會主義

聯邦蘇維埃共和國淪陷地區，許多農村連同其醫院，診療所及託兒所等均遭焚毀。但戰事一經告終，立即開始復興工作：各農村自灰燼中重復崛起，學校及俱樂部等再度建立，農村集團再度協助建築治療預防機關，並改善新興農村之衛生狀態。Zhitomir^①市及Rogachev^②市居民之強大復興運動之興起即屬如此。

各州中舉行之農村醫務人員會議會討論集體農場居民間之醫療工作狀態，擬定日後之改良計劃。無數醫務分段集團準備克盡厥職，並用其全部力量，經驗及學識協助實現一九四七年全聯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會關於「戰後農村經濟提高對策」之歷史性決議。

① Zhitomir 歐俄西南部城。

② Rogachev 白俄羅斯城，位於聶伯爾河(Dnieper)上。

第四章

保健與蘇聯政權之民族政策

蘇聯政權成立之初，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曾發表『俄國各民族權利宣言』。該項宣言聲稱俄國各民族之發展及其享有絕對平等權利為不變之法律。

蘇維埃政權之政策以實際的行動確切保證少數俄國民族及其他居住俄國各民族之絕對平等及自由發展條件。農村經濟之提高，工業之順利發展及民族文化之增進構成俄國多數民族勞動者生活狀態之迅速改善。

帝俄時代，對於當時所謂『落後』民族之醫療救助，微不足道。例如，目今之土爾克曼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內，一九一三年僅有醫務分段十一處及若干小規模醫院，其中共有病床90具，至於遊牧民族則甚至不知醫藥及醫師為何物。亞爾美尼亞地方，一九一三年，農村醫務分段數僅12處，農村醫院病床數僅72。

西伯利亞北方，大部份散處小民族，其地幾於絕無任何醫療

救助。Yakutsk州區內，共有醫師11人及助醫50人。

在十月革命以後，各民族地區內，方開始醫務機關之有計劃的建設。

各民族共和國民衆保健之成功乃由於各保健機關在民族問題上澈底堅決實現在第十次全聯邦共產黨全會史大林同志所發表之多黨黨及蘇維埃政權目標。

『民族問題所取之型式需要足以促進落後民族勞動大衆經濟，政治及文化進步，並使與中央無產階級俄羅斯並駕齊驅之措施』。

最初由於當地人民之落後，其物質水準之低下，各種庸醫（黃教僧侶，喇嘛等）之深厚影響及土籍醫師及中級醫務人員之缺如，民族地區中醫師之活動不無困難。到達中亞細亞及北方各地區之醫務人員必須在非常困難條件中取得當地民衆之信任。最初來醫務分段求診者，通常每日不過5—10人。經過長時間之耐性的說明工作後，來診之患者始漸次增多。及至除男子外，女子亦逐漸樂於求診於各門診所，蘇聯醫師之真正勝利，方告奠定。隨時間之進展，蘇聯醫學得以漸次消滅各種偏見及江湖醫術，澈底改革各落後民族之生活。

高等醫學校之設立在加盟及自治共和國保健之發展上具有非常重要意義。過去西伯利亞僅 Tomsk 一處有大學一所，今日則 Irkutsk, Omsk, Novosibirsk, Krasnoyarsk, Khabarovsk
或 Yakutsk 西伯利亞州，沿北冰洋。

等處均設有醫學院。烏士別克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內，設有醫學院二所，巴希基爾共和國，烏特穆爾脫，達蓋司坦自治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及土爾克曼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內各一所。培植助醫及護士之中級醫學校網亦大見擴充。

目下蘇聯每一民族內，均有通曉本地方言，熟悉患者生活方式，並善於執掌衛生啓蒙工作之醫務人員不下數十百人。中亞細亞土著籍女醫師、助醫及助產士之出現，具有特別重要之政治及文化意義。

史大林之賢明民族政策使蘇聯各民族均能在各治療預防機關中獲得免費之醫療救助。各偏僻地區，天花，霍亂，鼠疫及梅毒均已絕跡，斑疹傷寒及砂眼之罹患率已減低數倍；過去此等疾患均為中亞細亞、西伯利亞及伏爾加河中流諸民族之大患。

此等成績在廣大羣衆中得以提高不少醫務人員之威望。各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人民之當選者中間，醫師及醫學活動者，頗為不少，其事誠非偶然。裘瓦希自治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之當選中有L. M. Arkhangelskaya女醫師；該氏原籍裘瓦希自治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在蘇維埃政權下卒業 Tomsk 醫學院。在其二十餘年之醫學事業過程中，氏曾挽救無數蘇聯公民之生命及視力。氏之聲譽，遠播於其工作之 Shumerlin 區之外，並獲得『光明醫師』之外號。氏曾養成爲集體農員服務之砂眼護士數十人。此類實例不勝枚舉。民衆對於服務祖國之醫業前進代表，均非常敬重愛戴。

一九一三年，高加索及後高加索民衆間，瘧疾盛行。蘇聯政權成立後設置之瘧疾治療站及多數農村醫務分區均努力從事防治該症，並自當地居民中訓練專門工作人員（奎寧治療人員及蚊類撲滅員），使之不斷監視瘧蚊散卵處。以更事改善後高加索及中亞細亞給水之各種措施，同時亦即為預防瘧疾之措施。此項問題，由遍設於各加盟共和國內之專門熱帶病研究院共同担任解決。

在助產、母性及嬰兒健康保衛方面，亦獲有重要成效。值得說明者，各民族共和國內，保健機關在該方面曾遭遇特殊之困難。當時不僅須克服庸醫，舊式穩婆及僧侶之勢力，尚須改換當地女子觀念中根深蒂固之舊習慣。

史大林五年計劃期間，蘇聯保健在各民族共和國及州中獲得廣大之發展。衛國戰爭之初，烏士別克，哈薩克及吉爾其士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農村中之醫院病床數，較之一九一三年增加多倍。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各自治州中之情形亦復相同。

工業之強大發展，多數工廠，礦山之建設，加盟及自治共和國都市人口之增加在對都市人民醫療救助組織上，引起同樣迅速之進步。民族地區內之醫院外醫療救助，當時非常不良。例如 Tiflis^① 有人口三十萬，五十年間帝俄政府僅設立診所一處。

對於貧民之往診救助，工作者僅醫師六人。Tashkent^② 僅有

① Tiflis 喬治亞 (Georgia) 首都，在巴庫 (Baku) 及巴統 (Batumi) 鐵道綫之中點上。

② Tashkent 中亞細亞城，在 Samarkand 之東北方。

男女門診所各一處。此尚係大都市之情形，其他較小之城市則竟連此小規模醫療救助亦無之。

史大林五年計劃期間，舊時俄國各落後邊疆地區之整個外貌完全改變，其地經設立廣大之治療預防機關網。例如一九三一年一九四六年間亞然爾拜姜地方都市中之醫院病床數自 1000 增至 11479，分科診療所及門診所自 30 增至 300。喬治亞治療網之發展速度亦相彷彿（病床數自 1835 增至 10937，門診所及分科診療所自 11 增至 398），其他如阿爾美尼亞，白俄羅斯，土爾克曼，烏士培克等地方亦然。又若干共和國內，如烏士別克，塔基克，土爾克曼等，居民在十月革命以後，方始獲得往診醫療救助。

由此可知，蘇聯保健工作人員並不徒向空談，而藉黨政組織之協助及民衆之參加，在各民族共和國內，實事求是完成史大林同志所規定之任務：『使彼等得以與中央無產階級俄羅斯並駕齊驅』。

語言，習慣，歷史，經濟及文學各不相同之多數民族，在蘇聯國內形成一毫無隔閡之統一家庭。

千萬醫務人員以同樣的熱誠，努力保護Yakutsk地方獵人，烏士別克栽棉員，喬治亞種茶人，或哈薩克礦工之健康。偉大之史大林憲法永遠保證一切蘇聯公民之同等的權利，絕無性別，宗教及民族之區別。

第五章

母性與嬰兒之保護

革命前俄國女子之地位非常低微，其生活毫無愉快之可言。艱苦之工作，貧困，虐待，及苦惱之母性生活，凡此皆為帝俄時代婦女之遭遇。

高爾基所著『母親』一書內 Mikhail Vl'ssov 機匠之妻 Pelageya Nil'ovna 所述之遭遇如下：

『余嘗回憶一己之生活。余生於世，究有何種意義？毆打……工作……除丈夫外，他無所見，當其在世之日，余曾否愛之，不得而知。余之惟一辛勞，思慮，厥為餽飼此粗暴之人，逞其所欲，以免使之不快而復加余以擲楚。然事實上彼對余固未嘗哀憐一次。彼之毆余，似非視余為其妻室，而係一切所痛恨之人。余婚後二十年間生活即如此，至於嫁前情形，余已絲毫不能記憶。每欲努力回憶，但終如盲者之絕無所見……』

似乎腦海中一切印像皆已消失，余之心靈已如槁木死灰，不聞不見……』

當時婦女之工作時間較多，而所得工資反較少於男子。庇護女子之法令，並不存在。甚至在妊娠場合，女子亦無請假之權利。失業之恐懼非常巨大，以致妊婦往往繼續工作，直至分娩之時，妊婦之分娩於工場或廠內廁所中者，比比皆是。

企業家之專橫漫無止境，甚至在禁止兒童及婦女担任夜工法令頒佈之後，各廠主仍悍然不顧。

帝俄時代產婦之死亡率甚高，此乃由於95%婦女分娩之際，絕無任何醫學救助。小兒之死亡率較之西歐各國亦超出三四倍。

對於千百萬之廣大民衆，帝俄政府僅供應助產院病床7000具，永久性託兒所名額550，季節性託兒所名額10600。除季節性託兒所以外，如此規模狹小之託兒所網且大部份集中於都市中。

物質保障之迫使勞動者將子弟送往工廠或商人及富農處充當學徒或小使。力不勝任之工作使尚未健全之兒童活體日就斷傷。寥寥可數之教養院獲得非常確切之外號『天使製造所』，其中之小兒死亡率達82—87%。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徹底改革俄國勞動女子之狀態，並宣布其與男子平等之權利。蘇聯政府絕對保證母性之利益。關於此點，史大林憲法所載如下：

『蘇聯婦女在經濟、國家、文化及社會政治生活領域方面，享有與男子絕對平等之權利。此等婦女權利實現之保證，厥為與男子相同之勞動、薪給、休息、社會保險、教育、母性及嬰兒利益之國家的保護等權利之賦與、妊娠期間休假及薪給之保留、廣

大之助產院、託兒所及幼稚院網之供給。』

在生產場所或各機關服務之女子，除一般蘇聯公民權利外，尚享有若干補充的特權。子女分娩前後，給以長時間之假期，並保留其薪給。新生兒出世後，女子可得一次的津貼，以資購買照料新生兒所需之用品。爲哺乳起見，女子在工作時間內，每三小時半可得額外休息。

根據勞動法典，自妊娠第五月起，除非得有本人同意，廠方不得將女工或女職員派往其永久居住地以外地點。拒絕錄用妊婦或哺乳婦及減低彼等薪給二事，在蘇聯國內，足以構成刑事罪，

集體農場女農員亦享有若干特權。根據農業組合法規，分娩前後一個月，應給妊婦休假，並保留其每月工作日數一半之薪給。有哺乳嬰兒之母親，在哺乳時可得額外之休息時間。

自蘇聯建立之初，即對母性及嬰兒保護，特加注意。一九一七年列寧會簽署發表有關母性及嬰兒保護之多數命令。政府亦屢次鼓勵勞動大眾及前進智識界積極參加保健工作。

『諸位勞動女同志，公民，母親；新社會生活之勇敢的建設者；黨義教員，小兒科醫師，產科醫師！今日新俄羅斯正在喚起汝等貢獻汝等之智慧於今後世代之保衛工作上。』

賦與母親之特權，在法制上之規定如下：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列寧在第四次莫斯科勞動女子會議席上曾言：『所有過去將女子置於從屬地位之法律，目今已完全不存在』。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命令奠定母性及嬰兒國家保護之基

礎。蘇聯國內，此項措施之保證，厥爲龐大之母性及嬰兒保健機關網及政府對此項事業之巨大支出。都市內之妊婦由其居住市區之婦女健康諮詢所加以觀察。妊婦分娩前後在該處獲得醫療救助，衛生指導及補充營養。婦女健康諮詢所醫師注視妊娠之經過及產婦分娩後之狀態，有必要時，並邀他科專醫會診或遣送產婦往休息所或療養院。婦女健康諮詢所時或指送妊婦往指定助產院。

妊娠期間發生合併症時，妊婦可以隨時入助產院專科病室受治。

又婦女健康諮詢所內，設有法律顧問處，該處人員之職務爲給與婦女法律救助，並維護其應有之權利。

助產院之數字及其中之病床數，在衛國戰爭前夕，急速增加，故多數都市（莫斯科，列寧格勒，基輔，司威爾德羅甫司克，高爾基，民斯克，加里寧，哈科夫等）中，一切產婦均可獲得優秀之住院救治。一九四〇年，蘇聯各都市中80%分娩，及農村地區中60%分娩，均在條件良好之助產院中舉行。

農村中之助產救助亦已有廣大發展。然尤其表現其規模者，厥爲數千集體農場助產院之開設；農村居民對於此事亦會積極參加。多數農村中，產婦得在住院性機關內獲得救助，此等機關之經費，由集體農場担任。保健機關則負責派遣助產士，供應藥品及看護用具。

各助產院及醫院產科中，廣泛應用輸血法及理療法。

新生兒被置於特種病室內，施以種痘及抗結核接種。對早產小兒，在一定溫度之暖室內給以特殊照料。

分娩後，產婦與嬰兒改由婦女健康諮詢所及小兒健康諮詢所負責觀察。監理護士往產婦寓所訪問，授以看護初生兒規例，並協助觀察初生兒發育之醫師。為供應乳兒補充營養，設有製作各種營養食品之乳類食品燒煮所。小兒健康諮詢所並以人乳供給需要之初生兒。一切孤兒均由國家負擔其在育嬰院撫養之。

英國坎特培利大主教 Johnston 訪問莫斯科第一號育嬰院後，在其所著書中曾有下列記載：

『予訪問撫養孤兒之該育嬰院後，感覺非常愉快。該院實為充滿親切空氣之所在，其中每一小兒均獲得慈愛之照料；該院建立於科學原則上，因之全部孤兒均獲得合理之體育訓練。當予見一普通士兵之子與團長之子受絕對相同之照料，內心實有無限之欣慰。予為一宗教信仰者，固已屢聞在生活中，吾人應收此種態度。然予僅在到達該院時，方始親見此事之實行，不禁有無限之感慨焉！』

四歲以下之小兒在託兒所中加以訓育。每一母親到班工作之際，將其子或女送至託兒所，待工作終了後，復將其帶回。兒童在託兒所內不斷由所內醫務人員加以觀察，並由曾受專門訓練之護士負責看護。為若干體弱之兒童，託兒所內組織特殊生活規程並受嚴格醫學監視之療養班；又對於此等小兒給以特別豐富之營養。

近年來全日託兒所日就盛行，兒童在其中住宿一週，至星期日由其家長領回。此等託兒所對於孤獨，體弱或寓所條件不良之母親，有莫大之幫助。

集體農場女農員久已認識在農忙時期中季節性託兒所之重要意義。過去夏季中，各女農員無暇照料子女，以致兒童往往患病死亡。自設立季節性託兒所後，兒童死亡率即銳減。自一九二八年起，播種及收穫季節中此等託兒所網大見擴充。夏季中多數地區內，復組織田野流動託兒所。

學齡前兒童（四至七歲）在幼稚園內教養；此等幼稚園亦附設於工廠，公務機關及房屋管理處內。

兒童之健康由特種診療所及普通分科診療所中之小兒科負責觀察。此等機關不僅對病兒給以醫療救助，同時並從事觀察健康兒童，並在各幼稚園及學校週期舉行大規模之體格檢查。若干小兒科診療所中，均附設晝間療養院，凡需要增進健康之兒童，均送往其中休養。在療養院中，兒童在良好衛生環境中，度過一日光陰。為體弱，患結核及佝僂病兒童專設之特種治療機關及療養院，日就增多。每年夏季，各託兒所及幼稚院均遷往郊外。各工廠、機關及大學均組織夏令營，並為兒童租賃避暑山莊。在新鮮空氣中陽光之照射及嚴格醫學監視之下，成羣兒童攝取豐富之飲食，從事休息而恢復體力。

蘇聯政府對於兒童之關注實無可限量。

蘇維埃政權成立最初十年中，雖遭遇列強干涉，內戰及破壞

等惡劣條件，兒童機關網仍得大事擴充。其後則此項發展，規模更大。

由於德國法西斯者之侵略，各淪陷地區之兒童機關網，暫時略形縮小，但目今復重新發展，不久當能恢復原來之水準。一般言之，蘇聯國內之兒童機關網，其範圍已超出戰前。

十分龐大之數字，時或與人以不敢相信之感覺。

試舉基輔市第二號小兒健康諮詢所爲例而略述其中一小兒之發育歷史。

小 Yura 爲一早產兒。年齡一個月時，其體重僅2500公分，攝取人工營養，其外貌瘦弱。十一個月過程中，小兒健康諮詢所之護士及助醫先後訪問該兒於其寓所共十一次，其母復攜之求診於諮詢所醫師處十三次。又醫師本人亦曾往其寓所訪問。護士教授該兒之母如何合理哺乳及包裹並看護小兒。助醫及醫師實施按摩、輸血、石英燈照射及體育訓練。Yura 攝取來自特種營養站之人乳，諮詢所復投以維生素。此外復施以芥子泥包紮及生理食鹽水注射。至第九個月，該兒體重卒增加達9,5 公斤（一歲小兒之正常體重）。

政府竭盡可能，協助每一女子教育其子女，藉以造成健康而強壯之下一代。

此種舉世獨一之兒童保健制度使醫學面臨若干新的任務，並引起大量專門小兒科學院之組織；此等學院，除莫斯科及列寧格勒之外，其他各大都市亦均有之。

一九四四年七月八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頒布關於母性及嬰兒保護措施繼續擴充之指令。蘇聯政府始創『母親英雄』之尊號，並制定『母性之光』及『母性徽章』獎章，藉以提高蘇聯母性之榮譽及功績。截至一九四七年六月一日，榮膺『母親英雄』尊號之婦女，計有一萬八千餘人，得有『母性之光』及『母性徽章』獎章者約有二百萬人。

一九四五年中撥給多兒及孤獨母親之補助金超過二億盧布，一九四六年中，超過四億盧布，而一九四七年間，該數幾達六億盧布。一九四七年全部對民衆保健之政府支出，其中四分之一（四億盧布以上），均供保護母性及嬰兒之用。

蘇聯之兒童在健康愉快空氣中，日就長成。其担保即為黨及政府對於兒童及母性之深切關注。

第六章

休息屋，療養院，療養所

史大林憲法中載入之蘇聯公民休息權利，除由每日工作時間之分配及每年保留薪給之例假與以保證外，並包括利用休息屋，療養院及療養所之廣大機會。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之前，療養院治療僅富有階級得以享受，勞動者僅得於夢幻中見之。

蘇聯政府將全國之療養場所宣布收為國有。過去許多沙皇及大公宮殿，大地主別莊及資本家別墅中，克里米亞，高加索，歐俄中央部及遠東——凡山明水秀之所在，均遍設休息屋及療養院，以供勞動大眾之利用。由於大規模之建設，轟起無數莊麗之療養院，其中設有為優秀治療及完善休息所必需之裝備。

革命前蘇維埃政權成立之後療養床位數之比較，實以明示蘇聯療養事業之發達。一九一三年，俄國全境共有療養床位2000，反之，一九三九年蘇聯國內，已有療養機關3524所，其中包括床位422535。僅一九三九年中間，休養於其中者，約六百餘萬

人。

德國法西斯侵略者曾對蘇聯療養場所大肆破壞。然戰後之五年計劃中包括克里米亞南岸之各全聯邦療養院，高加索各礦泉之恢復及許多新療養院之建設。至一九五〇年，僅療養院病床數將增至250000。除具有全聯邦意義之療養所外，蘇聯國內地方性療養院及療養所，其數亦迅速增加。在廣大之蘇聯領土內，諸學者發見許多具治療性能之礦泉及淤泥，以及不少氣候有益於若干疾患經過之地方。各州及地方保健處，藉本地蘇維埃，集體農場及工廠之協助，在各該場所設立新的休息所及療養院。利用療養法之勞動者人數與年俱增。

在休息所內，工人與公務員獲得良好之營養，醫療救助，並得在愉快高尚之空氣中，度過假期。

各結核，神經病，心臟病及其他疾患之專門性療養院內，採用礦泉，治療性淤泥，氣候條件及最新醫學成就。多數療養院內，設備良好之治療室及實驗室之設置，其目的即在於此。

對於療養場所環境之改善亦不遺餘力——開闢新公園，對於舊者，則加以改善，修築海水浴場，並改進各種衛生技術設備。

蘇聯政府對於療養場所之建設，支出龐大之款項。一九四七年，僅按社會保險預算，對於工人及公務員之休養，撥給一億五千萬盧布。

由史大林憲法所規定之蘇聯公民休息權利建築於國民經濟社會主義制度之堅固基礎上。

第七章

體育及運動

蘇聯國內，對於體育及運動寄以深切之注意。自革命初年，黨及政府，對於足以改善勞動及生活以及新世代教育之運動非常關切。一九二五年全聯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之決議中曾言：『查體育一事，不僅應視為體格訓練及健康增進之方法，抑且為青年文化及軍事訓練及羣衆教育方法之一種，蓋以其能發展意志，造成集團習慣，堅忍，鎮靜及其他優良品性也。體育不應純視為運動，體操及活動遊戲等體格訓練，體育尚包括大衆，個人衛生，勞動及生活衛生，廣泛利用自然力量，訓練合理之勞動及休息規程』。

革命以前，俄國並無任何羣衆的體育運動，當時僅有少數體育會，其會員大都為富有階級之青年子弟。革命後，曾設立全國軍訓，運動及徵召前訓練總管理處。(ВСЕВОБУЧ)。一九二三年六月七日，全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核准關於全俄體育評議會之法規。一九三一年，制定“ДТО”(準備為勞動及保衛服

務)徽章考試之標準，其中包括體育訓練之最小限度。一九三四年考取此等標準者有青年男女二百五十萬人。其後體育運動在全國各都市、集體農場，海陸軍，中小學及大學中廣泛展開。蘇聯運動員，目今已自數千人增至數百萬人。每年自蘇聯各地有最優秀運動家數萬人集合於莫斯科，在體育檢閱式中表演全國青年之力量及藝術。體育及運動在蘇聯實已成爲一羣衆運動。

蘇聯之體育運動受嚴格之醫學監督。體育運動之目的，爲人格之平均的發展，身體的發展及健化，耐勞、勇敢及堅忍之養成。莫斯科、列寧格勒及其他都市之體育學院從事研究體育對身體之影響，培植優秀之體育專醫及訓練員。

體育對於用腦或用力工作者，實爲必不可少之一事，蓋因其爲健身及工作後休息之最有效方法也。

蘇聯體育運動之羣衆性，其科學組織之合理性，爭取記錄不健全志趣之缺如，凡此皆爲其之特點。各資本主義國家中，體育及運動往往被商業機關利用作爲其出品之廣告，以致摧殘不顧一切爭取記錄運動員之健康。

僅蘇聯國內，體育得在青年世代之教育上，佔據其應有之位置。體育在衛國戰爭期間祖國之保衛上曾著有極大成效——蘇聯戰士最富耐勞性。

第八章

藥局事業

對民衆之醫療服務及患者治療之成功大部份繫於藥品之具備，亦即藥局事業及化學製藥工業之發達。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之前，俄國各藥局均係私有商業機關，而藥品之生產具手工業性質。藥局主人所注意者並非對民衆之良好醫藥供應而係個人之利益問題。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蘇聯人民委員會取消生產事業之私有性，宣佈各工廠及醫院爲國有機關後，頒佈關於藥局國有之指令。自該時起，蘇聯國內之藥局不斷增加，對於民衆之藥品及醫療用具供應亦與年俱增。除藥局外，藥吊站，衛生用具販賣店及藥品販賣亭網亦有廣大之擴展。每一有十五病床之農村分段醫院，至五年計劃末，均將擁有其自備藥局。其餘醫務分段及較大之助醫站，將開設藥吊站。

帝俄時代，半數藥品均須由國外輸入，國內並無製藥工業，98% 最迫切需要之藥品均來自國外。革命後，設立數種新工業

——化學製藥及醫療用具工業。目下藥品之國外輸入，幾已完全停止。蘇聯各工廠製造各種不同之藥品，以供預防及治療各種疾患之用。

一九一三年，帝俄各製藥廠之生產，僅值二千萬盧布。一九四〇年蘇聯各藥廠之生產價值，已增至六萬萬五千萬盧布。

藥局工作之素質亦大見改善。根據史塔漢諾夫工人，前進藥劑師之建議，藥品之製造經加以合理化。按照醫師處方所製成藥之支給不斷增加。至五年計劃末，按照送達藥局處方之75%將立即支給。多數檢查分析實驗室及站之組織，確保藥品性質之嚴格的檢查，並消除錯誤之可能。

國內所設許多藥物理論研究學院從事各種新藥之研究工作，並改善其製造方法。

戰事期間，各製藥廠已熟習許多新發明製劑之製造方法如磺胺類製劑及青黴素等。

一九四六年蘇聯製藥部之設立，為藥品及醫療器械生產新規模之證據。該部採取一切可能措施，使廣大之治療預防網具備一切必需之治療製劑，並使蘇聯公民得以在國內任何藥局及藥品站購得需要之藥物或看護用具。

第九章

醫學幹部

革命前全俄僅有醫科大學十五處，其中尚包括各大學中之醫學專科。攻讀其中者，有學生8600人，每年畢業之醫師計1500人。醫科大學在國內之分佈，絕不平均。例如西伯利亞及遠東全境中，僅有設於 Tomsk 大學內之醫學院一所。中亞細亞及高加索則完全缺乏醫學校。

蘇維埃政權在內戰期間，已開始設立新醫學院及中級醫學校，以培植醫師，助醫及護士。當時幹部之迫切需要及青年人之深切的求知慾均達白熱化程度，因之在短短數年內，已成立大學內及獨立醫學院十六所。

一九二八年全聯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十一月全會發表其關於『幹部培植』之決議及醫學教育事業改隸衛生人民委員會以後，醫學教育機關網大見擴充。然高等醫學校之正式發展——學生栽培之改善，新校舍之建築，教學新設備之充實——僅在全聯邦共產黨第十七次會議席上史大林同志所發表關於改進醫學教育必要

之歷史性指示後，方行開始。

蘇聯國內現有國立醫學院七十四所，其中攻讀之男女大學生不下數萬人。衛國戰爭期間，醫學院網不僅未縮小，且反略有擴充——若干都市內會開設新醫學院。

蘇聯之地理，居住其中各民族之經濟，風俗及語言成爲高等醫學院分配之因子。事實上，在 Tbilisi 醫學院卒業之喬治亞人，欲在哈薩克村落中執行醫師職務，自感相當困難：必須熟悉當地語言，哈薩克人之生活方式，其風俗習尚，尤要者，厥爲研究該處之地方病。醫師本人，工作於未曾馴服之氣候條件中，亦殊非易事，如南方人在北方之酷寒條件中，高山人之在森林地帶等。各加盟共和國及若干自治民族共和國中，亦設有醫學院者，其原因卽在於此：莫爾大維亞、塔其克、土爾克曼、北奧謝金等各共和國。

爲投考醫學院，必須得有中等教育畢業證書。儘先被錄取者，爲醫學院入學考試之最優良考取學生，或中學畢業時，得有金牌或銀牌獎章者。

蘇聯各高等醫學校中，除不及格者，其餘一切學生均獲得公費。家庭不在本市之學生得寄宿於宿舍中。

一九四五年以前，高等醫學校內肄業年數爲五年。一九四五年起，改用六年制，藉以更事提高醫師之學識水準。此六年間，醫學院學生習得充實的理論智識及充份的實用經驗。同時每年之醫院，保健站實習（按照一定之程序，在經驗豐富之臨床家指導

下)尤足以促進此事。

多數大規模醫學院中，除普通科外，另設小兒專科及衛生專科。若干都市中，甚或設有專門小兒科醫學院及衛生學院。

保健發展五年計劃包括國內醫師人數之增加。至一九五〇年，醫師人數應該一九四六年多出一倍。由此可知各醫學院之責任何等重大。五年過程間培植數萬優秀醫師，其事僅在蘇聯為可能。

一九三四年，為一切卒業高等教育之科學工作者，設置候補醫學博士及醫學博士學位。為獲得學位，醫師應對醫學院學術評議會提出論文，藉以表示其從事獨立研究工作之能力。教授學位僅授與醫學博士，助教及講師醫位則授與候補醫學博士。

一九四六年在各高等醫學校中工作者有醫學博士二千餘人及候補醫學博士四千五百人。僅第一莫斯科醫學院五十三講座中，有醫學博士八十餘人及候補醫學博士二百人，基輔醫學院中，有醫學博士五十餘人及候補醫學博士一百五十人左右。一九四五年間提出博士論文者有一百二十八人，提出候補醫學博士論文者數百人。自一九四六年起，提出論文人數大見增加。

遵照過去俄國大學最優秀教授之傳統，蘇聯各主要醫學權威以全副熱誠在各醫學院卒業生中最富天才者之中，努力培植新的醫學家世代。

蘇聯各醫學院不僅係養成醫師之所在。當年俄國著名外科專家 N. I. Pirogov 氏曾有言云：『無研究精神之學校，不論其外

表如何美輪美奐，不過一裝飾品而已』。每一高等醫學校均為一大規模之研究機關，除教學工作以外，同時從事高深之研究工作。吾人可以舉 Voronezh 普通醫學院為例證。一九四五年間，該醫學院中之各教授及教員曾完成研究主題一百二十七種。

各高等醫學校中研究工作之特點，厥為其複合性及每一問題上各不同部門專家協力研究之促成。

蘇聯青年對於科學之慾望非常熱烈，故在求學期間，即忙裏偷閒，從事獨立研究工作。各高等醫學校內，均有學生研究會及科學討論會之組織。各教授及教員均牢記俄國大生理學家巴物洛夫對於青年學者所規定之條件：順序性、忍耐、涵養、虛心及對科學的熱情。

一九四六年，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曾舉行各醫學院學生研究工作比賽會。醫學院委員會採納之研究著作七十八件內，三十一件由評判委員會及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保健部議決刊行彙集。著者十一人獲得獎金。一九四六年前半年間，第一莫斯科醫學院學生曾在討論會中發表報告二百餘種，在研究會例會席上發表二十餘種。此等報告中，許多均具有重要之理論及實用意義。

醫師之培植並不僅限於醫學院。蘇聯國內設有舉世獨一之國立醫學幹部進修系統，藉此系統蘇聯醫師得以專門研究一種專科（內科、外科、結核專科），已成專家者亦可在其中再事提高其學識水準，並認識各種醫學上之新發明及新療法。革命以前僅有

醫師進修學院一所，而目今則全國共有此等深造學院十一所。政府每年支出巨款以提高醫事人員之學識水準，並頒佈若干命令，使各保健機關指送農村及都市醫師前往各進修學院，以資深造。列寧格勒最古醫師進修學院中，在十月革命之前，每年深造之醫師人數約三百人，而目今則此數增至每年一千五百至二千。創設於莫斯科之中央醫師進修學院成立後十一年間，衛國戰爭以前，先後在其中深造者達四萬餘人。除進修學院以外，從事提高醫事人員學識水準者，尚有各醫學院講座，各州及地方醫院，以及其他專門治療及研究機關。

蘇聯對於中級醫務人員之造就亦加以深切注意。各保健機關均設立多數中級醫學校，攻讀其中者不下數萬人。

除培植助醫及護士之中級醫學校外，尚有齒科治療，齒科技術及藥學專門學校。

中級醫事人員學識水準之提高，通常在附設於各大醫院中之進修班中舉行；除理論講習外，各聽講者並從事實地練習。

蘇維埃政權成立後，各高等醫學校逐漸發達，鞏固而成爲名符其實之科學前哨。各校不斷養成勇於服務，效忠祖國之優秀醫師。

蘇維埃政權成立三十年以來，不僅醫師及其他醫事人員數大爲增加，其學識及工作之素質亦提高許多。蘇聯制度造成一新型的醫師，與資本主義國家醫師絕不相同之大衆性醫師。

一九四六年九月日丹諾夫（Zhdanov）同志在其報告中，曾

有言云：『吾人已非一九一七年時代之俄羅斯人，俄羅斯亦已非當年之俄羅斯』。吾人可以確信蘇聯醫學亦已非革命前之醫學，而蘇聯醫師亦與帝俄時代醫師絕不相同。

第十章

衛國戰爭期間之保健事業

蘇聯民衆在史大林五年計劃期間無間無休，埋頭苦幹，建立發展社會主義文化之堅固基礎。德國法西斯之背信侵略使此項建設工作發生頓挫。隨最高領袖之一聲號召，全部民衆奮起保衛祖國，與侵略者作殊死之抗爭。

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史大林同志曾言：『吾人亟應改變本身工作，使其適合戰時狀態，並適應前綫利益及抗戰目的』。『吾人應對紅軍組織加以全面的援助，促成其隊伍之補充，以種種必需物品對其供應；組織軍隊及軍需運輸之迅速活動及傷病士兵之救助』。

蘇聯民衆，在史大林同志天才領導之下，執戈奮起以保衛祖國之自由，文化及土地。

衛國戰爭期間，醫事人員對於最後勝利之取得，會有莫大之貢獻。無數醫師，助醫及護士在前綫會從事偉大之犧牲工作——不辭勞瘁救護傷病官兵，給以最優秀之醫療救助。留居於後方之

醫事人員亦竭其全力協助前綫，在各後撤醫院中治療傷病官兵，在前綫附近地區從事衛生服務，防空工作，預防疫病之蔓延。不問條件之如何困難，醫師及其助手在各國防機關中，組織周密之服務，保護在前綫作戰官兵家族之健康。

史大林同志曾確言蘇聯處於敵人包圍之中，故必須全體民衆隨時準備動員。蘇聯全國醫事人員當即奉此言爲圭臬，隨時隨處，採取非常警戒狀態。當時蘇聯大部份土地，戰火瀰漫，爲完成龐大之救傷工作，優秀之醫務幹部，需要孔殷。因此各醫師進修學院，高等醫學校及各速成訓練班中，均按戰時條件，從事於人才之培植。

時在嚴重之一九四一年間。戰綫通過莫斯科近郊。當時德人醉心於其暫時的勝利，其大軍向前猛進，對紅軍施展重大壓力。

在此大戰十分嚴重之最初數月間，紅軍中之醫務人員已開始逐漸在戰場上積聚救治傷兵之寶貴經驗，並舉行研究性講演。

猶憶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一四——一九一八）期間，俄國第一次外科會議至一九一七年，即開戰後二年零八個月，始行召集。

前綫醫學會議成爲戰綫醫師之良好進修機會，所獲益處，實匪淺鮮。參加聽講者，日有增加，其討論之範圍亦逐漸擴大。

此等講演證明蘇聯軍醫絕不默守成法，而隨現實之需要以許多新貢獻納入其本人之專科中，並尋求最有效之治療方法。

一紅軍醫務處曾使全部傷病官兵中之70%以上，歸隊作戰。爲

獲得此種成績，除力量，學識及經驗之外，會需要無數醫事人員之最大的創造力，進取性及機警性。醫師、助醫、護士、看護兵及担架兵均能光榮完成其任務而明白表現其愛國心。

戰時任務之完成，乃係由於和平建設時代中成立之蘇聯保健組織已經養成優秀之幹部，並樹立一貫之傳統。

後方各醫院當時亦需要大量外科醫師。千百產科專醫，婦科專醫，小兒科專醫及解剖學專家，均應祖國之召喚而加入各醫院，藉以學習此項新專科，俾得對傷病官兵，給以優良之醫療救助。

勞動大眾在救傷工作上亦會有巨大貢獻。各女傭、主婦、女學生，應紅十字會及紅半月會之召喚，均加入護士訓練班，在自衛團內設立多數衛生站，及醫務環。

* * *

蘇聯學者不分晝夜工作於前綫及後方，以其全部智能奉獻祖國，因而在軍陣醫學及勝利之造成上，給與許多重要貢獻。蘇聯學者為名符其實的大眾科學之代表；此項科學『並不與民衆隔絕遼離，而反為民衆服務，並隨時準備將其成績貢獻民衆』（史大林語）。

戰前數年間各臨床醫院、實驗室、大學、專門學院等中所從事廣泛研究工作之成就，至戰事期間，均被利用。各學者先後會提供創傷處理之新方法，休克新預防法及許多新式外科手術等。尤其值得指出者，為史大林獎獲得者 Filatov 氏關於皮膚及其他

組織移植法之研究，N. N. Burde ko 院士創立神經系外科學，其功亦不可沒。過去許多戰爭中，頭顱外傷，往往被認為不可救藥。由於蘇聯神經系外科學之出衆成就，許多受頭顱創傷之官兵，得以歸隊作戰。

在輸血問題方面，蘇聯學者在世界科學界亦佔有十分重要地位。蘇聯國內，輸血法不僅在理論方面被確定為治療方法，且曾另創儲藏血液之新方法，發見血液代用品，對輸血技術加以簡易化，並將儲藏血液之期限延長許多。

遠在衛國戰爭之前，蘇聯國內創設舉世無匹之龐大輸血及輸血者登記站及所之組織。一九二六年，莫斯科設立世界最早之中央輸血學院。一九三一年，各共和國、州、地方及區內，開始設立輸血學院及輸血站。此項組織成為衛國戰爭期間軍隊中輸血服務之有力的基礎。由中央輸血學院及其他性質相同機關，用火車、飛機及載重車向前綫輸送由後方忠勇民衆（大都為女子）所供給之血液不下數千噸。工人、公務員及其他智識階級均踴躍應募充當輸血者。蘇聯民衆之血液曾拯救前戰千萬戰士之健康及生命。

蘇聯各研究學院中，曾製成若干同時可以預防數種傳染病之製劑

前綫及後方蘇聯保健之成就——不僅為全國醫師、助醫、護士及衛生夫役學識之結果，其無我精神及犧牲工作亦與有力焉。醫事人員中曾榮膺蘇聯政府之崇高獎賞者，不下數萬人。加里寧

當以『鑿與錘』金質獎章及列寧獎章授與 N. N. Budrenko 氏時，曾讚揚蘇聯醫學所完成之豐功偉烈：『此項嘉獎說明醫事人員對於紅軍之貢獻絕不被遜於空軍或砲隊，其需要亦正與士兵及軍官相同……政府之努力並未虛擲，蓋其在全國力量達最高緊張度之戰爭期間，已促使蘇聯醫學達到高深之水準也』。

衛國戰爭期間最重要之任務，厥為竭力搜尋及研究醫學理論及實用上之最新材料，其事自無庸證明。此項工作之成功，不僅與吾人本人有直接重要關係，即與下一代亦屬如此。

蘇聯部長會議有鑑於此，曾提出『關於一九四一——一九四五年衛國戰爭期間蘇聯醫學經驗之科學的整理』之決議。

蘇聯保健部及軍政部軍醫總處被委任聘請國內最著名學者，專門家及從事前後方傷兵救治工作之一般醫師，協力整理戰時之材料並總合各種經驗。

吾人可以斷言『一九四一——一九四五年偉大衛國戰爭期間之蘇聯醫學經驗』——巨著（將於一九四八——一九五〇年間出版），必能或為蘇聯醫界之對全世界醫學之寶貴供獻。

第 十 一 章

蘇聯保健之戰後五年計劃

『由於紅軍對德國法西斯侵略者之歷史性勝利，全世界各民族渴望之和平終於來臨』（史大林）。

蘇聯民衆在多數黨領導之下，重新開始和平建設及戰事所引起重創之彌補。

德國軍隊在其暫時佔領之地區及都市內，對於保健事業，亦大肆破壞。多數醫院，診療所，兒童撫育機關，及農村醫務分段均遭焚毀破壞。德軍之盤據，對於各淪陷區千萬蘇聯民衆之健康狀態亦發生非常不良之影響。

由此可知戰爭艱苦年月之後果，需要蘇聯保健人員之艱鉅工作，俾得於最短期間，重行提高人口之自然增殖，改善勞動者之健康狀態，撲滅若干疾患並減少若干其他疾患，及儘量恢復衛國戰爭殘廢者之勞動能力。

衛國戰爭期間，蘇聯國內整個保健機關網不僅未縮小，且反略見擴大，故上列各項任務之完成，並無特殊困難。然在最近的

將來，必須徹底恢復各曾被德軍佔據區域之醫學衛生機關，擴充此網，並更行提高治療預防及衛生工作之素質。

蘇聯保健之戰後五年計劃預定醫院，分科診療所，保健站數，專門醫師人數之增加，治療，衛生，預防及研究機關設備之擴充。尤其加以注意者，為對民衆醫療服務素質，培植素質，幹部之專門化及進修，研究成績之素質。因此科學之重要性日益增大。

蘇聯政府自成立最初時起，即不斷關注國內科學之進步。蘇聯大生理學家巴物洛夫在第十五次國際生理學會議席上對外國各同道言：『諸君已親見科學在敝國所佔據之重要位置。鄙人可以下記實例表示敝國中國家與科學間所樹立之關係：吾等身為研究機關之主持者，日夜戰戰兢兢，深恐有負政府所寄之厚望』。

政府對於科學研究工作，連醫學亦在其內，所支撥之款項，與年俱增。政府不斷關心，使各研究機關得有最新之裝備，從事研究工作之科學家得有安定之生活。成為蘇聯式智識階級代表之蘇聯科學家亦將其全副精力及學識貢獻祖國。

一九四一年六月，美國大總統羅斯福在其向國會提出之美國科學研究成績概要報告內，強調蘇聯科學對民衆需要之適合。其中有言曰：『蘇聯科學之主要目的，並非利潤之提高，而係民衆之幸福。蘇聯科學研究工作與其他各國之主要區別，不在技術之特殊而在其與社會主義生活之完全聯繫』。

列寧當年已預知僅社會主義足以使科學脫離資產階級之束縛

及資本之壓迫，又足以採用科學以改善民衆之生活並提高其福利。

蘇聯保健之戰後五年計劃展開廣大之新展峯。

目下所成就者固已不少，然蘇聯勞動者不斷增長之文化需要，要求全國醫事人員加緊努力，藉以再事提高醫療服務之素質。

一九四五年蘇聯創設之蘇聯醫學研究院及廣大之學院，臨床院及醫院網即將從事罹患率原因之研究及許多新療法之完成。此外，另將檢討保健，衛生及民衆營養諸重要問題。

蘇聯學者之成就應成爲解決保健領域內新五年計劃主要問題之基礎。

過去三十年間，蘇聯醫學界已通過一漫長之道路。在黨的薰陶之下，受自由及愛國精神之鍛鍊，與民衆維持密切之聯繫而隨時準備爲之服務，蘇聯醫學界頗得以其祖國保健上之成就自傲。在貧乏之革命前治療網之廢墟上，藉民衆及醫事人員之埋頭苦幹，卒得建立舉世無匹之蘇聯保健機構。

在偉大十月革命三十年紀念日，蘇聯民衆總結其在社會主義經濟，科學及文化方面之收穫，並評判其奮鬥之結果。三十年間蘇聯保健領域內之龐大成就足以鞏固吾人對所循道路正確性之信心，以熱烈的愛國情感及對社會主義祖國及其偉大領袖之感謝深鑄於千萬同胞之心坎中。

